

大馬福聯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

露從今夜白

黃葉時著



黃葉時原名
黃碧燕
出生於石隆門
縣新堯灣

本書獲得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“文學出版基金”一九九一年度“小說組”優秀獎，并由該基金資助出版。



目錄

1 — 60	露從今夜白
60 — 117	錦綉山莊

露從今夜白



(一) 戲台

五月初五是端午節。

母親用木棒子挑起在大鍋裡煮的粽子。

那用草繩縛着，用竹葉子裹成四角形的東西，熱氣在周圍冒着，還着甜甜的香味，使人垂涎。

把挑起的粽子放在竹篩子中，滴乾水份，母親選了一些她認為形狀最美的，束成一束，遞給我，說：

「送給曾祖母吃，現在拿去！」

這是最樂意的事了，提了粽子，走出門，走過橡園，踢着橡膠樹下的片片黃葉。風在梢頭上跳，由這枝桠躍過那枝桠，彷彿，滿山地的陽光都長了腿，生了翅膀，跟着我一起跑！

跳着，躍着，就到曾祖父母的住家。

曾祖父母的家在小鎮店附近，一幢兩層樓的木板屋，圍着刺竹種成的籬笆，籬笆內的一塊空地上，是曾祖母的園圃，一棚開了紫花的夾豆，一畦可以做菜

又可以入藥的地氈草，其他的都是花。

有些花看起來並不美，比如那叢龍吐珠，唸英文書的大舅父叫它「滴血的心」，就不是頂惹人愛的了。還有一大棵的，大片葉子的「大王」花（曇花），都好幾年了，不曾見它開過花。母親說假如曇花開了，其主人的運道不是興就是衰。我說既然這樣，為什麼還要種着它呢？

曾祖母坐在屋簷下的木橈上，手中在揀選滿籃子的竹葉，一片一片仔細地選，她老人家也預備包粽子吧！

我喊了她一聲，把粽子遞給她，老人家接過了，以沙啞的、緩慢的聲調，說：

「妳媽媽包的最早，今天才初二呀！」

我才不管是初二還是初多少，我現在要緊的是要到那草場上看那戲台搭了沒有！

走出曾祖母的家門，要往不遠的草場去，就在這兒遇上了月紅和美粉。她們也住在附近，也是來看看的。

戲台已搭了，幾個工人在整理一些零碎。台下的特別位是長木板釘成的。我知道媽不會給錢我買票子坐的，可以入門就不錯了。據說小孩子要交兩角錢，

又說兩個大人票子可帶一個小孩，我知道我對這個不成問題。

「初五日一定上演了。戲名版已貼在咖啡店的牆上了。」

美粉說。她向來什麼事比誰都先知道！

「什麼戲？」我問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是已知道了，戲名版已貼出來了？」月紅問。

「我只是聽說而已！」美粉說。

其實，演什麼戲對我們都不要緊，我們要的不是這些。

逗留一會，我便回家了，母親還在廚房忙，我上前說。

「媽，戲台搭好了——」

「戲台搭好了妳又高興什麼？」

是呀，我高興什麼，沒來由的，可就是心裡興奮，這終年寂靜的小鎮，難得有一場熱鬧看，怎麼不高興呢？

初五日了。

這個早上，媽在吩咐我注意時鐘，要盛起十二時

正的午時水，可治百病。

「一定要十二時正嗎？」我問。

「當然，時間過了或未到都不好！」

「那麼有人的時鐘走得快，或走得慢呢？」

我問，因為老師說，南洋的時間和美國的時間就不一樣了。

「他們應該把時鐘撥準呀。」

母親厲聲叱責我，好像是我錯了。

我不反駁她，望着壁上的時鐘指正十二時，我便拿了水罐子，到水池去，把水盛在一個瓶中，我看着那透明的液體，倒出又倒進，嗅了嗅，又無味道，這不是和平常的水一樣嗎？知道不能問，否則，又要挨罵！

過節的晚飯比平常的晚飯吃得早，所以，我在盤算，如何向母親開口提起早些到戲台去，美粉和月紅說要帶我去後台看演戲人化粧。

「傻女，看戲去後台，迷戲子呀，發什麼神經？」

母親聽了我說的，責我一句！

「她們說，有些是男扮女裝。」

「也有女扮男裝的，那又怎樣？」

真的，那又怎樣？後台可以不去，戲是一定要看的。

天黑下來了，戲台上的燈火亮着，五顏六色，亮晶晶的。我跟着媽入場，母親有票位坐，我只能站在旁邊。

布幔子拉開了，走出穿了水袖子，頭戴珠花翠玉的女子，口中是「依依，哀哀……」在唱。

「那青衣是個千金小姐。」媽說。

「什麼叫青衣？」

「是角色的名稱。」

「她們在演什麼？」

「演小姐在園房中，春天了，她倚着欄杆賞花。」

母親興致好，她在解釋。

「花在那裡？」我問。

「不要問，自己看。」

媽煩了，罵我說。

我不問了，自己盡量在想像，那小姐面前，就開着萬紫千紅的花，可是，看來看去就沒有什麼別的動作，又不敢問，再也看不出什麼故事來了，我挨不下去了，對媽說要找美粉她們，就溜開了。

在人群中轉了圈，果然看到美粉和月紅，正在和兩個男孩子笑成一堆，原來他們也看不懂這古裝戲劇。

「來，我帶妳去看他們換衣服。」

月紅拉着我，就往後台跑。

「去後台？」

我不想去，搖搖頭，想起母親的話。

「走！」

美粉拉了我，繞過木柵，就到了後台。

「妳看，那個女子演書生，臉額塗得白白，他們的頭髮是戴上去的。」

月紅說着，指着一個身材瘦削的說。

「我不要看了，這兒沒什麼可看。」

我說着，回到母親身邊。這一幕，是書生逛到小姐的面前來了，而我還是不懂故事的內容。

母親說全劇演完要十一時，夜路不好走，還是先回家。母親拿着手電筒，照着小徑，大哥也跟在後面，我們一脚高，一脚低，踢着浮在坭面上的樹根回到家。

一個晚上，午夜醒來，總是牢記着，那個燙了現代頭髮，穿了古代服裝的白臉女書生的怪樣子。

第二天，放學後，美粉和月紅又拉我去戲子們住的店屋前，看他們排練。

「那些演戲的人真可憐，稍有差錯就被師父用棒子打。」

美粉說，還扮了個打人狀。

「你們去偷看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我也有點好奇了，揸着書包，來到店屋前，鬼鬼祟祟，探頭朝屋裡瞧，只見一年長者，帶領年少男女在唱台詞，做動作，有者累得滿頭汗水，那一臉嚴格的老者抓着木尺，在揮着，呼喝着，指這個，描那個，一點也不溫柔。戲子們像老鼠怕貓似的。

我也不認為還有什麼值得看，一轉身就走了，路過那座戲台，我連看也不看它一眼，走過曾祖母的家，見大舅父在給他的「滴血的心」施肥。本想低頭而過，大舅父却先喊我。

「問妳媽媽今晚看不看戲，是“孔明借箭”？」

我說去跟媽媽說，就匆匆走開。

媽在廚房預備晚飯，我問母親說：

「那演戲團從那裡來的？」

「鄉會由外地請來的。」

媽說，漠不關心的樣子。

「我是說他們的家住那裡，為什麼他們要演戲？」

「妳媽媽不是神仙，不知道。」

媽說，把鑊中苦瓜炒蛋吞進盤中，連眼睛也不抬

。唉，好像外面的世界和媽沒有絲毫關係。

「媽，他們一定非演戲不可嗎？他們不可做別的事嗎？」

「戲子不演戲還能叫他們做什麼？割樹膠嗎？種胡椒嗎？耕田嗎？他們做不來的。」

媽總算說話了，却還是無動於衷的。

「他們演戲好辛苦！」

我還是很同情他們！

「天底下有那種活兒不辛苦的！」

媽說着，把菜罩上，就抓了毛巾去沖涼了，好像說天下的事兒本來就是這樣似的。

我悶悶地走出廚房，坐在龍眼樹下，仰首看西邊泛起的彩霞，一堆紅，一堆白，又嬌又艷，晚風吹來，天高地闊。我心裡在想，自己將來長大了，寧可選擇破曉時分起床割樹膠，和頂着大太陽種稻……。

可是——

（二）曾祖母的曇花還未開

「藍藍的天上白雲飄，

白雲下面馬兒跑，

揮動鞭兒响四方，

百鳥齊飛翔，

假使有人來問我，

這是什麼地方？

我就驕傲地告訴他，

這就是我的家鄉……」

校慶日，美粉被老師選去參加舞蹈，就扮演那個騎馬的牧羊姑娘。好聽的歌聲唱得多嘹亮，可真是羨慕死人了。

美粉不論走到那裡，嘴上總掛着這首歌。而月紅在我的面前批評她了。

「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嗎，羞死人。」

「她是六年級甲班的班長呀！」

我說。我才讀三年級，所以，沒有妬嫉的心存在。

「哼，那又怎樣，我也讀六年級呀！」

從那時候起，月紅和美粉不再一起跑，一起玩了。

我讀四年級了。

美粉六年級已畢業。說是到古晉唸中學去，住在她叔父的家。月紅的會考成績欠佳，只好停學了，留在她父親的店中幫忙。

這是個長長的旱季，也是學校暑假日。

我們家食用的山泉水已逐漸涸乾了，池中的水是混濁不清，不能食用。只能走到半里外的河邊取水，這真是可怕又有趣的事，因那河中有鱷魚出沒。

「大姑媽在河邊洗衣裳，就被鱷魚咬了大腿，幸好姑丈救人救得快。」

這個真人真事，媽講過幾百遍了。

「月紅的大姐不也是給鱷魚拖下水的嗎，是她媽媽跳進河裡跟鱷魚打架，把女兒搶回來的。」

聽了這些例子，誰還敢無事跑到河邊去呢？

不過，在旱季裡，情形就不一樣了。水，退潮時就退到河中央，露着平坦的白沙，在河床上奔跑，一點危險也沒有。

直玩到漲潮了。水，一寸一寸地增高。我想到鱷魚將隨水而至，不寒而慄，趕緊上了岸，母親也洗了衣服，還提了桶水，回家去。

走在路上，遇見也要往河邊去的阿福伯，我告訴他說，漲潮了，怕有鱷魚。

「怕鱷魚呀，其實，鱷魚是不亂吃人的。」阿福伯笑嘻嘻地說。

不懂他說的是真還是假。

媽不作聲，回到家，放下水桶才厲聲警告說：

「鱸魚要吃誰先告訴妳呀，不要獨自到河邊去，知道沒有！」

我當然是一萬個知道。

母親把衣服晾在竹竿上。

熱辣辣的陽光晒得唏哩嘩啦响。

吹來的風也是燙人的。

我坐在龍眼樹下，看樹梢上的嫩芽兒吃力地抽發，大概也是悶累了。這時候，我看到大舅父匆匆走來找我母親，也不懂他和母親說了什麼，媽就跟大舅走出去，回頭喊我。

「妳看家，我去看曾祖母。」

看他們慌慌忙忙的樣子，我猜想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，可不懂該猜那一項！

無聊了，回屋裡取了本向學校圖書館借回來的「兒童樂園」，讀那「大胖子」的故事。我躺在木棧上，一遍又一遍地翻閱。不知道是第幾遍了，媽才回來。

「曾祖母摔了一跤，不輕。」

媽揩着額上的汗，自言自語似地說。

「怎會跌跤的？」我問，很是稀奇。

我知道曾祖母走路是慢吞吞的，和她講話一般，說了上句話，要聽下句要等好久，由臥房到廚房要走

半天，又不跑又不跳，怎會摔跤？

我不敢再問下去，媽自己說了。

「腦充血，暈了。」

我不懂腦充血是什麼，應該是一種病。

居然媽在家了，我便溜了出來，要去找美粉。暑假了，聽說她也回家來了，要問問她住在古晉的情形，要她告訴我一些新鮮事兒。

我興高采烈來到美粉的家，她家是水泥牆，瓦房子，大門口種了一畦綉球花，開了球似的圓的花朵。柱子上還繫隻黑毛狗，在吠。

「美粉！」我喊。

應聲出來的是美粉的大姐，穿了件漂亮的大紅裙子，她問：

「妳找美粉幹啥？」

我答不上來。

「她不在！」

那我只好走了，走不遠，回頭看，原來坐在窗口的不就是美粉嗎？她瞟了我一眼，又掉過頭去，根本不認識我似的。

我像被誰用刀子割了一下，好疼。

我踢着路邊的草，回家去。

母親在整理那畦空心菜秧。我上前幫忙拔草，並對媽說出情形。媽聽了，截然地說：

「朋友原也只是一場而已，長大了，各自飛了，不必勉強！」

媽媽的道理，說是容易，却不容易懂！

明天就要開學了，我在收拾書包，書包是母親用碎花布縫成長方形的袋子，口上按根帶子用來捉手用，土是土了點，但又買不起像樣的新書包，也只好將就提著。

我把鉛筆用膠帶縛着，放進袋中。

母親在對我說：

「去看看曾祖母，小叔公下午要接她到古晉住，那兒找醫生方便。」

我當然明白。於是，母親撐着傘，我們走在太陽下，急急忙忙的。

「曾祖父呢？也一起走嗎？」

「他當然留下來。」

曾祖父能留下來是最好。我喜歡看曾祖父開收音機，唏哩，唏哩响。日常，他還要管鄉里們爭吵，分園地，鬧離婚的事！有一回，我在場，見一老婆婆投訴兒子不孝的苦情，那老婆婆哭得我都陪淚了，媽

說事實並不是這樣。我就是不懂，怎會有前後不相同的一個故事。

我驚奇，許多看來新鮮和莫名其妙的事。曾祖父摸摸我的額，笑嘻嘻地說：

「妳還小——不懂的事還多呢！」

來到曾祖母的家，小叔公已經來了，他是曾祖母最小的兒子。

曾祖母已半身不遂，原本是蒼白的頭髮已枯乾了，疲倦的眼瞠睜開也吃力，像有許多天不曾好好睡覺似的。

小叔公把車子泊在屋簷下。大舅父幫助小叔公把曾祖母抱進車裡，讓她平躺在後座。大家都不作聲，猶如擔心一開口就會碰碎什麼似的。我站在一邊，看他們提衣箱，拿被褥，收拾後，小叔公就開車子走了。

我目送車子由草場邊的碎石路駛去，草場上有幾隻閒散的鴨子，草色綠綠的。汽車拐了彎就看不見了，就如駛到天邊去一樣。我的心裡突然想哭，深深感到曾祖母永遠不會回來了。

我走過去看那盆盆的花，那棵「滴血的心」有些萎黃色，是久不澆水的原故，我告訴母親。

媽說：

「人都病了，誰管得了花。」

那盆曇花是依然茂盛，曾祖母說過曇花半夜裡開，即開即謝，不等天亮。老師也吟過「曇花一現」的句子，不懂這是什麼比喻。又說曇花是天下最美麗最美麗的花。

然而，我望着空空的小園圃，望着陽光的普照，我不禁涼地沉吟：

「曾祖母的曇花還未曾開呀！」

（三）疑問

八月，天氣暖和了。

下小雨了，點點水珠掉在闊大的香蕉葉上，由空中落下，滾了滾，掉落了。

媽叫我去葯店買退熱丸子給弟弟吃，我撐着紙傘，踏着漬水，往鎮上的葯舖去。

我買了葯，就回家，雨也稍停了，我合起傘，走過店屋右旁的水門町上，簷下一條三尺深兩尺闊的水溝。我站在水溝旁，正想躍過溝面，突然，才看清楚，溝中躺着一個人，全身濕透，還滿臉是鮮血。我鎮定一看，才認清楚，他是阿福伯，不懂他是死是活！

我着實嚇了一大跳，手掌心都流許多汗了，一口氣奔到了家，把葯和碎錢交給媽，母親見我驚慌的樣子，也問：

「你遇見了什麼事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我說，鎮定一下自己。

我知道人們都不喜歡阿福伯，母親更厭惡他，所以，不說也算了。

可是，我一直在擔心，甚至半夜睡醒都惦記着，到底阿福伯會不會死去呢？我後悔，為什麼當時不喊店裡的人來救起他呢？要是他死了，我怎麼辦？

第二天，在學校裡，在同學的口中，我留心地探聽，有沒有人跌死在溝裡的新聞。可就是沒有，我放心了，知道阿福伯只是喝醉，在溝中睡一覺罷了。

放學回家後，我問媽。

「為什麼阿福伯常常喝酒？」

「酒鬼呀，不喝酒叫他做什麼？」

「月紅說他有個女兒，被魚骨頭噎死的，是嗎？」

「小孩子，多嘴。」媽責備我一句，但又嘆息一聲：「可憐的女孩子，早早就沒媽媽了。」

「她的媽媽呢？」

「被阿福伯氣走的呀。」

媽說着，拿了笠子，戴着，就往菜園圃去。事不關己的，我不敢再追問下去。

一個被魚骨頭噎死的女孩子是怎樣的一個女孩子呢？也許，再過廿年，卅年，我還會思索這個問題。

明天是中秋節，今晚是個晴朗的月夜。小舅父來我家，教我們用客家話唱歌謠。

「月光光，好種薑。

薑未大，採來賣，

得了三吊錢，學打鐵。

鐵未燒，燒了自己的手脚，鼻孔，……」

我們再拍手唱：

「月光光，照池塘，

池塘亮，亮光光，

三更夜，採檳榔。

檳榔香，採丁香。

丁香辣。……」

我們在屋簷下的板橋上，唱唱鬧鬧，至深夜，才睡覺去。小舅父說明天要考我們，比賽誰記得牢。我在夢裡都聽到自己在唱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微微亮，小舅父沒有考我們。他

起了床，吃了稀飯，便騎了單車回家去了。我心裡不免有點失望，埋怨了。母親說：

「小舅父不比你們，他忙。」

「他忙什麼？」

我說，認為小舅父不應該忙，他應該和我們一樣！

「他忙什麼要對你說呀！」

母親的語氣又像要罵人了。她手上還提了滿桶的衣服，要去洗。

我走出屋外，坐在龍眼樹下，覺得無聊起來了，于是，在盤算要不要去山谷中，看那棵橄欖熟了沒有。

上一回去時，橄欖枳才手指尾那麼大，都許久了。大哥叮嚀我不要給別人知道，好叫我們像自己種的一般地守着。我不大同意，覺得有點自私，但又覺得守個祕密也有趣味得很哩！就不曾對誰說起，甚至母親。

于是，我獨個兒往山谷走去。

谷中有一道泉水，透着沁心的涼意。我小心翼翼地來到橄欖樹下，抬眼一看樹梢，嘩，樹上是殘枝敗葉，有些枝桠都被折斷了，樹上的橄欖果只有疏疏落地吊着，情形有異尋常，想了想，原來是有人採過了。

我心裡很不愉快，真想罵人，原來，還有別人知

道這棵樹的存在。

回家後跟大哥說：

「橄欖被人採了。」

「阿祥他們採的，他們早就知道了。」

大哥說。彷彿這件事已不值得一提。而我却耿耿于懷，因為我已盡力守祕密了呀！

傍晚，阿祥和大哥他們在點起紙製的燈籠，用根長繩子吊在石榴枝桠上，他們說要等天黑，天黑的時候燈籠才光亮起來。

我也在他們當中，幫忙剪紙。阿祥說話了，他說：

「阿福伯昨天晚上吊死了，索子綁在橡樹上。」

我嚇了一大跳。說：「不要亂說話。」

「有誰亂說話。」阿祥瞪着我。

難怪，下午，父母親在談論一件神祕的事，原來就是這項。

這一夜，我在萬分恐怖中入睡。

第二天，第二節公民課時，我還是心神不寧，望着課室外。

這間學校建在大路旁，抬眼看，即可見路上的行人和車輛。這當兒，全班同學都騷動了，都探首望着路上。

「哪，那上吊死的阿福伯下葬了。」

有一同學說。

我只看到一捲草蓆裹着，前後有四個人扛着，往半里外的墓地去。

死亡，第一次在我眼前晃過！

每當黑夜一拉下來，我就感到恐怖，猶如，親眼見到阿福伯的死屍吊在樹上，在冷風中，晃呀晃的，像他喝醉酒時的情景。

我問媽說：「為什麼人會死？」

媽不答我，只瞪了我一眼，不勝其煩似的，又忙上菜園圃去了。

我不懂有誰可以給我解答人為什麼會死的問題。

（四）當時明月在

雨季了。

雨水日夜不斷地下着，大地昏昏沉沉的困倦了，看樣子，真擔心太陽永遠不會出來。圓圃的菜畦都浸在水中，大部份的蔬菜已腐爛了，一個天愁地慘的情景。

母親把鹹蛋煮熟了，切開四瓣，給我們佐粥吃。

粥是一頓比一頓薄，碗中的水裡只輕盪着稀落的米粒。
。肚子也容易餓，大概是輕易被消化的原故。

吃過粥後，我和大哥撐了傘，四處閒逛着看水去。

走到山坡上，向低窪處望去，只見一片白茫茫的水，淹沒了矮灌木林。有幾間房子被水淹及了，房子的主人在忙亂地搬起物件。

風雨又一陣陣狂暴起來。我們急忙回家，一進門，我大聲對媽說：

「媽，水浸到阿祥的房子了。」

媽聽了我的報告，斥責了我，說：

「妳高興呀，看到別人受困難妳洋洋得意呀，下次輪到妳受妳怎樣？」

我低下頭。我其實並不是幸災樂禍，只是好奇而已，當然，若是我遭困難一定心裡不好受。

雨水，像要把全世界淹沒一樣，日夜排山倒海而下，大家都恐慌了，我也由好玩的心情變成擔憂。洪水泛濫了，已淹及阿祥他們屋子的屋簷，他家那塊胡椒園也只露着梢頭在水面上。愛游泳的阿祥也不想玩了。

我們站在阿祥臨時搭成的鋁片小住所前，沉默地望着四週。

「沒有人能叫天不下雨呀！」我說。

「水再不消退，我家的胡椒就完了。」阿祥說。

無助，我們嚐着無助者的軟弱滋味。

阿祥的祖母跪在地上，在朝上天祈求。

「我祖母天天在求天公保佑，我看在這雨天裡天公受了涼，睡覺去了。」

我啞然。一句寬解人心的話都不會說，想了半天才喃喃自語說：

「明天就該天晴了吧！」

說着，還嘆了口氣！

「小孩子嘆氣，恐怕是天生苦命。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我媽說的，她最討厭人嘆氣。」

我趕緊把心裡的沉重按住。

「我的表姐曾說過一個諾亞方舟的故事，你要聽嗎？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

「古代一次四十晝夜的大雨，淹沒了全世界，只有進入那方舟的人和動物生存着……」

望着一片浩瀚的水，我感到一陣恐怖。不懂是不是又一次的大災難。

「要不要也造一艘方舟？」我問。

阿祥不答我，只搖了搖頭，不懂是什麼意思，不要或是不必。

我回家來，這一個夜裡，在睡夢中都想着造方舟的故事，又聽到屋頂上打落的雨聲，在細算自己，若造了艘方舟，要叫誰一齊坐進來……。

第二天，一早醒來，聽聞一聲聲喜鵲鳴叫，東方露着微弱的一抹曙光。我知道，天晴了。

「天晴了，媽。」我喊。

「也該天晴了。」媽在取火煮水，也鬆了口氣說。

天不下雨了，水才一寸寸地消退，兩天後，才恢復平常情形，阿祥才搬回家去。我去看他，屋中是零亂不堪。他家胡椒樹的葉子呈着萎黃色，是因為積水腐蝕了根，阿祥的祖母受不住這打擊，竟然哭了。

看着她哭，我也不好過。

「胡椒死了，可再種過。」

阿祥的父親在安慰老人家。

「說是容易，四年呀……」祖母說。

大家都沉默下來，這是事實呀。幾百棵的胡椒不是一天種起來的，更不是一天長起來的。

還未把水患後的狼狽收拾好，已是靠近農曆新年

。太陽光軟弱地照着大地，母親整理被泥漿覆蓋着的菜畦。苦瓜棚上吊着幾條乾瘦的苦瓜，苦瓜藤在喘着氣在爬着，母親把它拔了，說要再翻泥，重新栽植。

媽不提要過年的事，好像她完全不知道要過年的事，我更不敢要求買新衣，新鞋。

直忙到太陽沉下，媽放下鋤頭，才說：

「明天買糯米，炊年糕，要過年了。」

我聽了，高興極了，即使沒有新衣，新鞋，也不要緊，有年糕吃也足夠了。

年初一了。

這是個寂寞的新年。

大家都在休息，我走到屋外閒逛去，走到阿祥的胡椒園邊，我看見阿祥的祖母在園中徘徊，枯死的胡椒樹葉片片脫落，她俯身拾起一片，吻了吻，又拾起一片……。

我又為她憂愁了。

這時候，阿祥光着腳丫子也走過去，對他的祖母說：「阿婆，回家吧！」

老人家不管，只顧往前走，阿祥連忙趕上去，原來阿祥也沒有新衣新鞋穿過年。

我不能做什麼，只好默默走回家去。媽在切年糕

，我拿了片放在嘴裡，聽媽平靜地說：「元宵後，我們要搬家了。」

出乎意料之外，我們要搬家了！

「搬去那裡？」

「那是塊租來的園坵，我們住這兒是大伯父的產業，大伯父要收回，總要還人的。」

別人的東西，遲早也一定要還給其主人。但是，要離開這片土地，心裡有些捨不得。但想到了新的地方，有新朋友，新鄰居，也感新鮮。

我會預先把書本，衣服收拾好，放置在一個竹籬裡，深怕遺落什麼，不方便再回來拿。

元宵節後，一個晴天的早上，我們便搬家了。父親在把簡陋的家具搬上貨車，最後，我們也坐在貨車上，車子由小路顛簸地行着。我扶着車欄向老地方望，那山丘，谷地，小徑，橡園，都漸漸模糊了。路過小鎮的店屋前，每一張熟悉的人臉，也在視線中消失。

我不禁心裡在想，真感謝上帝把我放置在這個小地方來，在樸素的人群中成長，在貧困的生活中學習，我感到心滿意足。如今住到陌生的地方去，開始找另一段人生故事。但是，我已不再是凡事都感驚奇，凡事都想探問，凡事都想找答案的小孩子了。

(五) 不賦新詞更說愁

「春天的花會逢春開放，

秋天的月會逢秋明亮，

少年的我，

今天勤奮，努力，

美麗的她不知怎麼樣？」

稻花開了！

一片蒼翠的田園，翻滾着層層花浪。繽紛的花蕊，是前面流出的血汗換來的。今天這期盼的成果，給人心裡有安慰，有喜樂！

風，溫柔地吹。

大哥和弟弟說這就是放風箏的季節。於是，他們削竹竿，糊紙，還偷了母親縫鈕扣用的白綫，都織成了，風箏還拖條長尾巴。兩人提了風箏躍過小溪，到那棵橡樹旁的一塊空地上放風箏去了。

我在屋簷下蹲着，整理一盆的雞冠花苗，種子在前幾天撒下的，在抽發着稚嫩的芽。我把揉碎的泥土掩着根部，以護着它豎立起來。

「嘿，妳大哥呢？」

有人站在我身後，粗魯地問我。

我回頭看，原來是阿光，鄰家的男孩子，大哥的好朋友。

我不答他。他又問了，口氣像強盜似的。

「我問妳的大哥在那裡，他今晚去不去打獵！」

「是開槍，還是設陷阱？」

我問，十分的反感。

「開槍。哈，我有槍彈。」

他笑着，很得意的樣子，咧開兩排長而大的牙齒，像要啃人似的！

我知道，獵槍是他父親的。

我不要告訴他大哥在那里。

他走近來，用腳踢了踢泥土，笑嘻嘻地又說：

「妳學種花呀，種花是養不活人的。」

我心裡氣極，真想罵他幾句，但嘴上又說不出話來。

他看了一會，就走了。

母親採了一籃的玉蜀黍回來，我告訴她阿光來過和說過的話。

「不准大哥和他跑，獵槍走火怎樣？」媽媽咕地說。

可是，我知道，大哥會在夜裡，一聲不響溜出來

，跟阿光他們一伙人到森林狩獵去。

把花砵放置妥，澆了點水在嫩苗上。阿荷來找我，說要到山那邊去看她家大伯母。

阿荷是阿光的姐姐，問我能不能陪她去。那大伯母是個古怪的老太婆。

我雖然討厭阿光，阿荷可不錯。她上個月訂婚了，未婚夫是鎮上賣豬肉老板的兒子。

我們一道走。那位大伯母獨個兒住，小亞答房子蓋在橡林中，橡樹梢結滿了果枳，千顆萬顆在梢頭上隨風搖晃。

原來那位大伯母剛挑了柴回來，在喘着氣。阿荷上前去，我遠遠站在蕃石榴樹下，不懂她們談什麼。屋簷下的泥沙上伏着兩隻大胖花貓。

樹上的蕃石榴大部份都熟了，一些還掉在地上，都腐爛了，我用腳踢着其中一粒，仰臉望着樹梢，覺得不摘來吃實在可惜。

「不要動我的蕃石榴！」

那大伯母朝我大喊一句。

我嚇了一大跳，趕緊收起手脚來。

阿荷也把話說完了。過來說：

「回家了。」

走在路上，阿荷吐吐舌說：

「我大伯母不准女孩子摘果子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她說女孩子摘過的果樹，以後永遠不再開花結果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她不要和我堂哥一起住。她說她自己可以養活自己。」阿荷說。

「真的呀，她還養了兩隻胖貓。」

「何止兩隻，屋裡還有一窩小貓哩！」

我們談論着，很快就到了家。

這個晚上，大哥不理睬母親的反對，悄悄地跟了阿光打獵去了。半夜裡，偶爾也聽到槍聲響，不曉得射中了什麼動物，野豬？山狸？還是鼠鹿。

第二天，我問大哥他們昨夜獵着了什麼，大哥說：「阿光的槍法奇差，白忙一晚，還賠了幾顆子彈。」我的心裡在好笑。

「今晚再去，山谷中有豪豬，阿強發現的。」

大哥津津有味地說。

父親走過來了，說：

「阿光執槍是犯法的。知道嗎，你們遲早會上警察局的。」

「警察不知道的，阿光又沒有拿着槍桿子到市場上跑！」

大哥說，像是很有理由的樣子。

「你們不要誤事呀！」媽也說了。

「不懂阿光的父母是什麼意見。」父親說着，拿了鐮刀修草去了。

傍晚，我提了水桶要到山澗提水，預備做晚飯用。阿強氣急敗壞地走來，說：

「妳大哥呢？」

「找我大哥打豪豬呀，天未黑哩！」

我說，也不喜歡阿強的「流」樣。

「誰說，我要告訴妳大哥，阿光家裡出事了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不過是他家母狗生小狗吧！

「下午時候，阿光的弟弟拿槍來玩，射中了阿荷，警察來把他父親帶走了……」

「阿荷呢？死啦！」

我也嚇了一跳，問。

「不知道，被送去古晉醫院，我看見的，她滿臉是血。」阿強也驚慌了。

阿光的弟弟才九歲。

不懂阿荷怎樣，古晉醫院又那樣遠，我不能去看她，要是被打死就太冤枉了。

「你們今晚還要去打獵呀！」我問。

「神經啦，阿光的媽媽在哭，……」

阿強說，在怪我不懂事！

一段日子過後 ——

稻花謝了。田中散佈着串串肥肥飽飽的穗重重地垂着，是另一番景象。

天抹微雲，遠山一系列的翠色，大地，永遠是如此快活，如此興奮！

阿荷由醫院回來，她檢回一條命，但一個眼睛却盲了。我去看她，她縮在房子的角落，用手帕子遮着一邊臉，垂着頭，不願和人家說話。知道她心裡傷悲，自己又不會說安慰人的話，坐了一會，我便走了。

路過她家的胡椒園，看見阿荷的爸爸在和鄰家伯母在說：

「幸虧阿荷是女兒，女兒遲早要嫁人的，瞎了隻眼睛也沒什麼。」

我聽了，氣極，但又不能說話，我當然也知道，自古以來，很多爸爸們都是這樣看待女兒的！

回到家，原來阿光坐在紅毛丹樹下和大哥說着話。
我走過去，要聽他們說些什麼。

「……我姐姐以後的日子不懂怎樣過……是我把槍放在地板上，偏又上了子彈，小弟提來玩……唉！」

我想用剛才他父親說的話頂上去，但看他那百般懊悔的，又不忍心了。

「所以，我打算做個水手，賺錢養她到老。那男家托人來過了，要求退婚。」

聽他說得真誠，我也十分感動。

「什麼時候去做水手？」我問。

「年底一過我就十八歲了，時候一到我就走，我表哥在輪船上做了五年水手了，走過許多國家。」

做水手，隨輪船遠渡重洋，可以到其他國家去，看盡天下雪，看日本櫻花，還可以經歷大西洋的風浪，我羨慕極了。

「我要在外地找一個住的地方，把姐姐帶去，她留在家，會被人欺負。」

我十分欽佩阿光的抱負。

當我們割完了稻，晒乾了穀，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，阿光期待的日子到了。

這個下午，我們去看阿光，他在收拾簡單的行李

，幾件衣服，一條毛巾，一支牙刷，阿光要上船當水手去了。

他也帶了幾本小說，和一支寫信的筆，我看見那本簿子上貼了一行剪下的字句。

「聞鷄起舞莫長嘆，憂患還須惜好春。」

望着伸展在藍空中的樹枝梢，望着高而闊的天空，和在雲中飛翔的燕子，我心裡也在想，有那麼一天，我也要遠遠的地方去，看海看山，看世界。

「阿光，你要不要再回來種田呢？」

我問，覺得這山莊裡少了阿光就少了熱鬧。

「也許，跑累了再回來。」

他說着，把那條腥味很重的毛巾塞進袋子裡，袋子太小，鍊子拉不上，又按緊，又重重的拍了拍，還是鎖不來。

「沒有大些的袋子了，阿光，將就提着吧！不用鎖也不要緊的。」阿荷輕輕地說。

「等我拿了薪水，買個大的衣箱，現在就只能這樣了。」

阿光說着，把袋子抱在懷裡。

于是，他說「走了」就朝着小徑走着去了。

我回到家，對媽說着阿光的事，媽在剝長豆種子

，臉也不抬，說：

「你以為外面的世界美麗呀，那兒也有賊人，也有討飯的哩！」

唉，不管人家是如何興高采烈，母親永遠只給倒冷水，撥冰塊。

（六）也無風雨也無情

中午，樹梢頭上的鳥兒都不鳴叫，風也停了，天氣悶熱着。

阿緞來問我，要不要一起採竹筍去，阿緞是阿強的妹妹，長我兩歲。

我說也好，雖然不喜歡吃，採着玩也趣味得很！到竹林去，要走過榴槿樹林。

恰是榴槿花開着，瓣片兒飄落滿地，樹下鋪了一張寬闊的花氈，腳踏着花瓣走着，連鞋子也是香噴噴的。

阿緞撿起花萼，說：

「哪，有糖漿，似蜜糖一樣。」

我舐了一口，也說是的。

我們撿了一堆的花萼，就坐在樹根上一個挑一個

的，舐着當中的糖漿吃。

「這是蜜蜂吃的東西呀！」

阿緞突然想到，說。

「當然，蜜糖原本就是花蜜釀的呀！」

我說，覺得吃這花蜜，真有趣味之極。

「唉，有人在竹林走着！」

阿緞放下花萼，睜大眼睛，說。

我望了望竹林，不認為有什麼稀奇！

「走！」

阿緞捉起了竹籃，急急忙忙往家裡走。我不懂發生了什麼事，也跟着他奔到家。

喘着氣地坐在屋簷下，阿緞才說原因：

「剛才竹林裡沒有人，只聽到人走路腳步聲音在响！」

「不要嚇人，這白天裡呀！」

「我外婆說白天有白天的鬼，晚上有晚上的鬼。」

阿緞說，她的外婆最愛講鬼，講竹鬼，講榴槿鬼，還有講最兇猛的指甲鬼！那些鬼，別說要遇上，單是聽講都夠使人心寒了。

「天下不會有鬼的。」我還口中這麼說，其實也是嘴硬而已。

「沒有鬼，怎麼會有人呢！我外婆這麼說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我深深地吃了一驚，問。

「鬼現形是要揀人來看的。」阿緞說，「白天下毛毛雨時候，折枝草插在頭上，日頭鬼在身旁行過，就看不見人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真怕人，又加了一個日頭鬼來，我不能不問。

「草遮蓋了身體呀！」

難怪，下雨了，阿緞行在路上時候，頭上要插枝草。

「指甲鬼怕魚網，所以，出門要帶魚網。」阿緞提起竹籃裡的一片魚網，說。

還好，鬼還怕一些東西，但想起剛才逃走的情景，我問：

「妳都帶了魚網了，剛才還怕呀！」

「傻瓜，行在竹林中的是竹鬼呀！」

「竹鬼怕什麼？」

阿緞不答我，只瞪了我一眼。於是，她說太陽要下山了，要回家了。

母親在喊我去劈柴，我到柴寮中拿了斧頭，劈了一堆的柴，要晒乾後，收藏起，留待雨季用。

吃晚飯了，在飯桌上，我和大哥在說着下午和阿
緞遇到的故事，母親在拘湯，聽到了斥責我們說：

「爲什麼有好飯好菜不說，偏要說那些沒有影跡
的鬼！」

又是一天的早晨，霧還在捆着樹梢，我捉着鋤頭
用力鋤着，要種落花生，泥土濕濕黏黏的，煩人得很。

倒是阿緞像八仙過海中的何仙姑，乘着白雲盪到
我面前來，問我說：

「我們要到外婆家的簾園採簾，妳也一道去嗎？」

她外婆的簾園靠近長屋，是座峭壁，爬着上去都
會滾下來，那一叢叢的簾長滿黑黝黝的刺，於是，我
搖頭說：

「我要鋤地！」

「不用忙啦，我二叔父說忙忙碌碌是一世人，悠
悠閒閒也是一世人，還不如悠閒更值得呀！」阿緞說
，看她的神態，好像什麼都懂似的。

我不明白一世人的全部內容是什麼，我現在要做
的事就是鋤地種落花生，但是，我想了想，又說：

「妳的二叔父昨晚又吹簫了。」

「他吹簫只是解懷而已。」

「什麼叫解懷？」

「開心爲什麼吹那淒淒涼涼的歌？」

阿綬的二叔父的小房子蓋在山嶺上，山脚圍種着葱籠的胡椒，他獨個兒住在屋裡，夜闌人靜時，他就愛吹簫，山高呀，簫聲更飄得遠，所以，這半個村莊裡的鄰居，都聽到他的簫聲了，躲都躲不開！

「妳們採藤要編織什麼呀？」

把話說回來，我問。

「織藤蓆囉，我的三表姐要結婚了。」

早就聽阿綬說過，她的三表姐要嫁給長屋酋長的大兒子，將來可能繼承酋長后哩！

阿綬見我不想跟她一道，就走了。

我鋤了一陣，覺得口渴，便坐在地上，開了水罐子，仰臉張開了嘴，把白開水就往口中倒。

「喂，女孩子喝水，怎麼這樣粗魯相呢？」有人在我身後說。

我回頭看，原來就是阿綬的二叔父。他穿了白色長袖衫子，深藍色長褲，一雙手收在褲袋裡。一身乾乾淨淨，阿綬就愛形容他的二叔父常上京城考狀元，就是不曾考中。

「阿清叔，就要去那裡呀？」把水吞進肚子裡，我才問。

「要去看看山那邊的樹枳開花了沒有。」他說。
輕輕的。

「還沒有呀。」我說：「昨天下午我到山邊去過了，都是滿枝梢的綠葉。」

「不一樣，妳看的和我要看的不一樣。」他說，
抽出褲袋中的手掌，朝我臉擺了擺。

山邊的樹枳樹就是那幾棵，有什麼看的會不一樣，而且，樹枳花開是串串的嬌紅，誰不懂分別呢？

我的心裡覺得他這人有點好笑！

別人心裡怎麼想與他無干，阿清叔又把手收回褲袋裡，往山邊走去了。

我再鋤了一陣，看看太陽掛在竹梢上，便回家挑水去，要預備午飯。

挑水要走到坡下的溪邊去，因為昨夜下過雨，水是漲得滿滿，很輕易地打滿了兩桶水，我用扁担子挑着，再放在廚房裡。

妹妹在淘米。燒飯是她的工作。

我揩乾了手脚，走出大門。原來阿清叔站在屋檐下和父親說話，父親手中拿着斧頭，他剛由芭裡回來，媽也站在旁邊看着他們。

我走過去，要問阿清叔樹枳花開得怎樣了，心裡

是一點老實也沒有。

「——你知道，算命先生說我活不過四十歲，想一想，才有十年日子活了，忙什麼也沒有作用。」

阿清叔說，臉色凝重的。是萬分悲涼的表情。

我怔住了，把原本要說的話都忘記了。

父親朝我揮揮手，示意我走開。

我把自己縮進屋裡，再偷看他們，不懂他們還在說什麼。

父親向來不准小孩子聽大人的說話。

午飯後，父親要到鎮上去。

母親在給妹妹的衫子縫鈕扣，我坐在一邊問：

「為什麼阿清叔要被算命？」

「他媽媽原以為阿清叔有官運，誰知道，命是越算越賤。」

媽說，像在說一件索然無味的事。

「阿清叔被算的命是真的嗎？」

「信就真，不信就假。」

媽說着，用剪刀把白綫剪斷。把衫子拍了拍，說：「叫小妹過來試穿，明天媽帶小妹去外婆家，外公六十一歲了，要做生日。」

知道自己又是留在家，也算了，我走出屋外，小

弟在縛魚鉤，我帮他束緊繩索。做好後，就往溪流釣魚去。

「我知道那裡有魚，哪，山後有一個潭，潭裡有特大的蝦，是阿清叔告訴我的。」

「為什麼阿清叔要告訴你？」

我們走過灌木林，再穿過碩莪叢，這兒有一個水潭，潭邊是茂密的樹林。小弟把釣鉤上餌，就往水中拋，一邊說：

「是他自己帶我來的，阿清叔常常在這兒垂釣，天黑才回家。」

浮在水面的浮標往水中沉了，弟弟趕緊捉着竿子往上一抽，果然，一條蝦被鉤着，弟弟把跳躍着的蝦摘下，放在一個水桶中，水桶中的水還蓋着樹葉，提防牠跳出來。

有許多蚊子，幾乎是一窩窩的出現，小弟帶了火柴，就找來乾枝枯葉，取了火，火烟把蚊子逼走，坐在這兒舒服了。

摘了一大束的樹葉鋪在樹下，躺着，太陽都斜斜地落向西邊，我才說：

「回家啦，我還要鋤地。」

「也好，天氣太悶熱，魚蝦不吃餌的，等着也是

白等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魚蝦什麼時候不吃餌，什麼時候愛吃餌？」

「想像囉，瞧，只釣兩條魚，一尾蝦，不是天氣關係是什麼？」弟弟說。

「也許水裡沒有蝦，也沒有魚。」

「誰說沒有，阿清叔說魚蝦是掉下水的樹葉變的，有樹葉的水中一定有蝦，有魚。」

小弟邊說，邊把釣鉤收了，我幫他提了水桶，回家去。

山泉流的水，飼養着魚蝦，是什麼緣故呢？我越想越不明白了！

雨季，使人又興奮又哀愁的季節！

我掘了一籃子的木薯，把混着泥塊的木薯放在雨中給雨淋，洗淨，再把皮剝了，之後放進鑊中，在灶上取了火，柴火慢慢地燒着。

抹乾我額上的水滴，我坐在門口，看雨水，落葉，風颳——。

小弟提着魚籠，冒着雨走向溪流去，說要陷魚蝦，他不戴帽，也不拿傘，全身淋在雨中。他是興高采烈，做他喜歡做的事。

雨勢稍停了，遠遠的，我看到阿清叔撐着傘，朝我家走來。他的褲管捲高，衣袖也捲起，看他走着濕濕的路，很委曲似的。

「妳媽有在家嗎？」他問我，在咳着。

「我媽在屋內，」我說，進去喊母親出來。「媽，阿清叔問妳。」

母親應聲出來，招呼阿清叔入屋內去，天空的雨，又一陣狂暴起來。

「阿嬌，妳有止咳藥嗎？」阿清叔問，原來他的聲音沙啞着。

「有是有的，會適合你吃嗎？」媽伸手往櫃檯頂上的一盒東西拿下來。那是母親的八寶箱。

「可以止咳就是了。」阿清叔說。

「你應該去看先生的。」媽說。

「我不在乎，病死了也就算了，只是我咳得太辛苦了。」

阿清叔邊說，邊咳，連腰都彎了。看他真的好難受。

「我想你還是去鎮上找先生看病，這藥你看着吃吧。」媽說着，把一罐藥水交給阿清叔。

我知道，母親不會拒絕人，尤其是來討藥吃的病

人，媽更不能說什麼的。

「看不看先生都一樣，是算命先生都把我的壽命說定了。」

阿清叔接過藥罐，又撐着傘，走在雨中，雨，打在他身上，倍覺無情。

我呆呆地望着阿清叔的背影。

我有話要對阿清叔說，卻不懂怎樣開口。但是，即使我說了，他又未必中聽啊！

（七）我看青山多嫵媚

住在山腰上露枝叢裡的鸛鵒又在啼叫了。父親說過鸛鵒啼就是天氣放晴了。聽牠們，「哇哇喳喳」的聲音，真是又悶又枯燥！

中午，太陽可熱得灼人！

我翻開木柴，一片片地擺放在陽光中曬着。這時，阿緞和阿荷來問我要不要到一哩外的一條河上去撿絲螺，我沒有問在午睡的母親，自己提了小竹簍就跟着她們一起走。

走了好長的一條小徑，到了河邊。
河水退潮了，河岸邊堆積着狼藉的木頭，石塊，

絲螺就棲息在這樣的地方。

我們踏在淺水中，水深至膝，我們翻開石塊，掀起木頭，撿起棲在其上的一粒粒硬梆梆的小東西。

在水中逗留了半個下午，感到冷了，才起來，雖然簍中的絲螺不多。

我把我的一些都給了阿緞，湊足一餐，她的外婆愛吃醬油炒絲螺。

走回家的小路旁，是茂密的樹林。我看到阿強和他的外婆在劈一棵萌着滿梢嫩芽的樹。樹倒臥在地上，他們在摘擷鮮嫩的芽，放在大簍中。

我在望着他們，他們也看見了我，阿強解釋說：「這嫩葉子醃魚，香噴噴的，妳吃嗎？」

我說我不曾吃過！

「醃熟了後，再請妳吃。」阿強說。

我說也好，就回家了。

走過菜園圃，大弟弟提了個籠子走來，開心地說：「妳看，今晚吃炒松鼠肉。」

我看籠內，跳動着一隻肥胖的，金色毛髮，一條鬆大尾巴的松鼠，牠一雙滾動的眼睛在望着我，於是，我說：

「養着牠不是更好。聽說松鼠是可以馴養的。」

「誰有功夫給他飼料，松鼠又不是好東西，不如宰了吃飽肚子。」弟弟說。

我也知道，松鼠只是外表可愛而已。

「去把蕃薯苗提過來。」媽在嚷：「趁天晴日都栽下去。」

我走過園圃，提了一大束揀選過的秧苗放在畦邊，媽把鋤子掘開了泥，我幫忙把帶葉的苗埋着，總是這麼一個相同的動作，直到都栽滿了，才直起腰來！

再望望西邊，那山後的晚霞也紅了！

又是一個悶熱的上午。

我坐在屋簷下讀一張陳舊的報紙，這是父親在鎮上買黃豆包着帶回來的。報紙上有很多讀不明白的字句，在無聊着，抬頭看一隻紅胸綠頸的魚狗鳥掠過，大概是剛飽餐過一頓吧！

小路上，是阿緞興高采烈地走來了，原來她燙了頭髮，鬆曲的髮覆在她圓圓短短的臉上，看來有些不習慣！

「噢，妳知道嗎，山後那邊有一戶人家要搬來了。」

「是呀，我也聽說的。」

我說，心裡也高興着，在這僻靜的小村莊裡，難得有新鄰居。

「我大哥幫他們蓋房子去了。」

阿緞說，她走近我，我嗅到那濃烈的燙髮葯水味！

「那人家有九個男孩，一個女兒。」

「妳怎麼都曉得呢？」我問阿緞。

「他們家的四哥是我大哥的朋友。那男孩子很愛唱歌的。」阿緞興奮地說。

人家愛唱歌她都知道，阿緞真細心得很。

阿緞說要去看她的大哥幫人蓋房子，問我要不要也一道去。我走進廚房告訴母親，母親聽了，手捉着鑊鏟揮了揮，說：

「妳們女孩子又不是魯班先師，人家蓋房子用得着妳們呀，發神經啦！」

我走出來對阿緞說自己還未吃午飯，不要去了。于是，阿緞一個人走了，不懂她是回家去，還是去看蓋房子。

兩個星期後，一個中午，我們吃午飯，小弟說：「那戶人家搬來了，他家有一個很大的衣櫥，六個人抬的。」

「他家的四哥，愛唱歌的，是不是？」我挾了一把炒菜豆放進口裡，說。

「他想去香港做歌星，阿強說他應該用牛奶水洗

臉。」

「哈哈……！」我笑了。

「嘻嘻……！」弟弟也笑了。

「噢，飯桌上笑人以後會落難成乞丐。」母親罵我們說。

我們不好再說下去，趕緊吃飽了，走出屋外，洗碗是妹妹的工作！

小弟在削彈弓柄，我翻着一本陳舊的故事書，讀一則孫悟空在花果山稱王的故事。

「噓，妳看。」小弟提醒我。

我抬頭看，是阿強和另一位陌生男孩子朝我們走來，看他的模樣兒一定是那戶新鄰居的九兄弟的其中一人。

阿強也不介紹，就帶着他的新朋友走上路去，大概是請他回家去吧！阿強最有人情！

「哪，就是那個愛唱歌的。」小弟說。「他的名字叫阿新！」

我低着頭繼續讀着故事——春天了，水簾洞中的孫悟空在指揮小猴子們去採果子——

「噢，你們有看到我的四弟嗎？」突然的，有人在我身後大喊了一聲。那聲浪可以排山倒海似的宏亮！

我抬頭看，那女子恰恰就站在我面前。二十多歲了，身材瘦小，腦後拖一把蓬亂的長髮，兩手叉在腰上，盯着我。

我呆了，心裡馬上明白她一定是阿新的姐姐，新鄰居的獨生女。

母親由屋內走出來，對她說：

「妳四弟不在這裡，妳回家吧！」

「我不要回家！」她又大叫一聲。

雖然是大叫，她的臉上是木然的表情！

「妳還是回家吧，到處是樹林，妳會迷路的。」

母親還是對她這麼說。

她瞪了我們一眼，一甩手，走了，她朝着小路走，大概找上阿強家去。

下午，天氣較暖和，太陽被西邊那座大山擋住了，所以，就蔭涼起來！

我和大哥拿着刀，到竹林中斬竹竿，要削成一條條，用來釘牆壁。

我厭惡竹竿和那堅韌的枝葉，它們都長着細如針的毛刺，碰上它，最疼癢難忍。

斬了半個下午，縛了一捆，我們扛着回去，再把它拋進溪流裡，浸上幾天，才撈起來。

晚飯後，我坐在屋簷下看螢火虫在草叢中竄上竄下地閃着光亮。

收音機在唱着平劇，敲响的鑼，尖而圓的女聲唱着，我沒有留心聽，一點也聽不懂歌詞的含意。大弟弟曾說是收音機太老舊了，音響像放了一把粗大的沙粒，在攪着。

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買架新的，阿強他家剛買架半新舊的，都花上六十元，真不便宜！

我們都期盼有架全新的，音響明亮的收音機，甚至做夢都夢見了！就是沒有人敢向父親開口，我們也心知肚明這種要求是多餘的！

幾隻螢火虫停在我跟前的一小棵的樹苗上，這鳳仙花有兩尺高，掛着滿滿的花苞。螢火虫就行走在葉面上，猶如星星落下來了。

這時候，小路上，有燈火閃爍，是人提着燈火，朝着我家走來。

大概又是阿清叔來找父親談天了，他有好幾個晚上沒有吹笛子，不懂是不是生病了，阿清叔的笛聲就是這般的，聽了使人心煩，不聽又使人懷念！

那提燈火的人走近來，我才看清楚，不是阿清叔，也不止一人，也是我不認識的。

母親應聲走出來！

「阿嫂，妳有看見我女兒嗎？她下午走出門就不見回家——」那男人大約五十幾歲，神色憂慮地說，看樣子，他是那九兄弟的父親。

「——」母親聽了，張大了口，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！

我也呆住！

「她朝小路走——」母親把下午的情形說一遍。

「一定跑進樹林中去了。」說話的是那愛唱歌的阿新。

「走，我們到樹林找去——」他們說着，就朝樹林走。

父親和大哥也提着燈，幫忙找人去！

「阿香，阿香。」他們邊走，邊喊！

原來她的名字叫阿香。

我坐在屋簷下的晒棚上。望着，心裡也替他們焦急！阿香果真迷路了。

在樹林中搜索的燈火漸走，漸遠，他們走過山腰，那兒是大片森林，夜的森林是恐怖的，我有點心驚。

母親催我去睡！

我躺在蚊帳內，耳朵却豎着，探聽屋外的動靜！

在我半醒半睡之時，有人聲在屋外，我馬上起床看個明白，原來他們都回來了。

「阿嫂，向妳討杯熱水給阿香。」有人說。

阿香，找到阿香了，我鬆口氣。

「我不要喝水！」阿香在掙扎。

「就回家吧，阿姐，回去吃飯。」是阿新在說，下午時候，他們兩姐弟沒有在阿強家聚頭。

於是，他們提起燈火，阿新牽着姐姐上路回家去。

「抱歉，打擾你們了。」那做父親的說。

「大叔，為什麼不送你女兒去看精神病醫生呢？」

母親問，聲音很低的。

那位「大叔」回頭瞪了母親一眼，雖然燈火黝暗，却仍看得清楚，他以十分不滿的口氣，嚴厲地說：

「我女兒沒病，她只是迷路而已，看什麼醫生，阿嫂，妳講話可奇怪了！」

母親怔了怔，急忙說：

「我講錯話了，莫怪，莫怪！」

也不懂人家原不原諒，他們一行人走在夜的路上。

「李大叔真不禮貌，女兒有毛病，還罵人來。」

大弟弟不懂什麼時候起床，站在角落，恨恨地說。

「不怪李大叔。他自養的女兒，自己疼惜呀，是

我說得太傷人了。」母親說，再朝我們揮手：「去睡，明天早醒！」

（八）林花謝了春紅

重陽節過去，就是下雨天了。

李大叔說是天空漏洞，所以，水就由洞口瀉了下來，瀉落個不停，那是旱季時候積存在天上的水太多的緣故。

不管怎麼說，雨，下着，雷响着，扣入人心裡，要哭都哭不出來的悽慘樣子。萬分苦悶的天氣！

吃了薄薄的午餐，媽坐在鋪開的藤袋上編竹篩子。削下來的竹屑捲成一團團，拋到屋簷下的滴水中，看它慢慢黏成一堆，貼在地上。

母親把手中的竹條子一根一根扣着，疊着，環着，組成菱形的花紋。

這時候，有人冒着雨在門外走來，原來是阿強的弟弟阿平。他提着一個籃子，沒穿上衣，只着一件窄短褲。

「阿平，你淋雨好玩呀！」我喊他說。

「誰說，我撿樹枳回來的。」

他站在雨中，雨打着他的肩膀，頭髮，他把籃子朝我一仰，我看到籃中的樹枳展開着翅膀，在跳着似的。

「撿不多，下雨太冷了，樹枳不熟，不掉落！」阿平說。

「快回家啦，阿平，」母親在說：「那溪水漲高了，危險哪！」

真的，那山坳溪水又高又急，都漫到山竺樹的半腰了，不懂阿平怎樣到樹枳林那邊去的，如此的天，水會漲得更高哩！

又一陣大雨飄來，衝進了屋內，我把大門關上，擋住了風雨，媽媽繼續編織着菱形的花紋，我在一個舊箱子中找出一本書，翻着，是一本歷史小說，我記得是小舅父的——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的故事——不懂是她有如海濤般的淚水，沖塌了磚牆。——苦情的人生呀，村莊中還沒有一個人有她的壯烈。

雨一陣陣的細小，還是綿綿，冷冷的，有人打着傘走來，站在門外喊，原來是李大媽，媽站起來，招待她進屋內，又吩咐我去煮水泡茶。

我在灶上疊起木柴，用膠片引燃起了火。

小小的火舌漸漸擴大，都燒著了，像一團小太陽

，站在火邊，很是溫暖。

壺中的水滾了，溢出的水澆在火上，火熄了冒起一縷黑烟，我取一撮茶葉，用水沖在水罐中，放在桌上。

李大姆的頭髮用橡皮筋縛着，臉上的皺皮堆成一簇，分不清眼睛的部位，很愁苦的模樣。有九個兒子的女人，應該有九百個快樂才是，但她總是負着九百個担子似的沉重！

李大姆很長氣，嘮嘮叨叨了半天，才發現天色不早了，站起身，捉起傘，回家去，花布唐衫褲裹着她瘦小的身材，她若不用雨傘的話，被雨點一淋，恐怕她的身體也消融掉！

「李大姆只擔憂阿香——」媽重新織她的竹篩子，邊說。

「擔憂阿香什麼？」我問。

媽不答我，低頭在數着竹條子，要分好看的花紋，很細心的。

× × ×

其實，九月十五的月亮也是清明的。

這天晚上，竟然是不下雨的晴夜。

晚飯後，阿清叔帶着他的笛子到我家來，那是把

只聞其聲，未曾見其面的東西。細長的竹管子，沒有什麼出來的顏色。

小弟挨着阿清叔坐着，還玩賞着那把笛。我担心笛子被損壞，警告小弟。阿清叔說不要緊，他家還有兩把。

「你要那麼多笛子來做什麼？」小弟問。

「我什麼都沒有，只有笛子而已！」阿清叔說。

我深深感到阿清叔實在孤單！

「這幾天有看見阿香嗎？」阿清叔轉過臉來問我。

「阿香不是住院去了嗎？」我說。

重陽節前幾天，我在路上看見阿香被她的哥哥們半哄半拉，送去十二哩外的精神療養院去的！

「她回來了！」阿清叔說：「阿香很可憐。以前，我覺得自己淒涼，現在，我該改變自己了。」

一隻夜鳥在榴槤樹梢上啼鳴，像是迷路找不到回巢的路，又驚慌，又恐懼的鳴叫！

那團圓月，漸漸移向天空深處去。阿清叔教弟弟吹笛子，像漏洞的吹筒，沒有成績的第一課，阿清叔說明晚再來，並把笛子留下，也不提燈火，就回家了。月光像白天似的光明！

這一天，母親吩咐我帶一包長豆種籽給李大姆，

是幾天前她向媽討的，於是，我戴了草帽，往山坳那邊走去，積水很多的泥路，又黏又滑！

李大媽在餵小鴨，翹尾巴的小動物昂着頸，把食物推進肚子裡。在左邊一畦仙丹花開着熱鬧，一畦雛菊也光亮耀眼。不懂這些花是不是那九兄弟種的？還是獨生女阿香栽的？

「妳看我哥哥種的花呀！」

阿香在屋內跳出來，朝我嘻嘻笑着問。

「那一棵是你栽的？」我問。

「沒有，我不種花，阿清說花開了，會謝。」阿香說。

阿清？是阿清叔，看她說話的神態和口氣，她和阿清叔是熟悉和有感情的！

我把種籽交給李大媽，就回家了。走在小徑上回頭望，可看見阿香站在仙丹花叢中，削尖的下巴集着一份淒美，像漫畫中日本女人的臉龐。

我走在半路上，又下雨了。

新年過後，天氣漸漸晴朗了。

園坵邊的一棵山茶花，突然開了滿樹的紅花，如一堆的火，燒在荊棘中。

我在菜園中採了一籃子的莧菜，放在溪水中漂洗

，水洗滌了葉上泥沙。

天氣晴朗的時分最好，小路上的泥沙都是乾爽的，不黏腳底。

把菜籃放在廚房中，我要整理稚嫩的雞冠花苗，還有剛萌芽的百日紅。阿緞曾說過她要百日紅的花苗，過幾天稍苗壯了，才給她。

阿新提了袋子走來，交給我一包訂婚糖，沒有開心也沒有擔憂，說：

「我阿姐訂婚了——」

我接過糖，就往屋內走，把糖交給母親。我說：

「阿香訂婚了！」

「我知道，和一個外村人。」母親說。

×

×

×

許久不見阿緞了，我突然想去看看她，便掘了幾棵花苗，順便送去給她。

阿緞的家住的房子剛換了新亞答，看上去很是光亮，門前一叢的爆竹花開着，真的像年初一早上，各戶人家門前吊着的，待燃的紅爆竹。

阿緞在縫衣服，縫衣車少了潤機油，「卡擦，卡擦」很响，我站在門外喊了幾句，她走出來，很不開心地說：

「我家小叔幾天沒有吃飯了，我們一起去椒園看他。」

「我拿花苗給妳……」

她接過花苗，連看也不看，就往地上一丟，不管我的感覺怎樣，就捉了我的手臂，往阿清叔住的小屋走！

阿清叔的小屋在山嶺上。小屋子圍着竹片，撐開的小竹窗上竟攀百香果，開了晶晶的白花，也結了瑩瑩的果實。

阿緞推開半掩的竹門，只見阿清叔躺在床鋪上，又發作的哮喘使他呼吸急促！

我呆呆地望着他。

他苦苦地掙扎坐起來，說：

「我舒服多了，阿緞，替我煮一壺水。」

阿緞到灶前取火去。阿清叔對我喃喃地說：「那個外村人靠得住嗎？往後，他發現阿香是個病人的話……」

我還是呆呆地看着阿清叔，那些事兒，我怎麼懂！

阿緞找來掃帚，掃開屋簷下碎枝，枯葉。阿清叔對阿緞說：

「阿緞，這些事我自己來，明天我去幫阿強培胡

椒苗！」阿清叔嘗試使自己振作，說。

于是，我們走下山嶺，在小路上，阿緞悄悄地說：

「我媽說小叔和阿香是泥人兩個，泥人落水，誰靠誰，阿香嫁給外村人是我媽親自做的媒。」

阿緞很急忙地走回家去。她燙過的頭髮又蓬鬆，又焦黃。聽說她自己也要訂婚了，是鎮上一戶雜貨店的兒子，胖胖短短的身材，阿強說他像武松的弟弟！

我站在分叉路上，望着阿緞的背影消失在山坡的轉彎處。我突然覺得，突然明白，阿緞與我的距離又遠了！

她已不再是我的同伴了！

錦綉山莊



(一)

蓮花開着。圓圓的蕊中托着圓圓的露珠，如此集清高，明麗于一朵，彷彿天地中的一切生機都在花中隱藏，顯現。那麼真實，那麼和平，那麼燦爛。

池水，清澈如一塊不染塵的玻璃。

蓮葉鋪在玻璃上，老翠疊着新綠。

這一池的蓮花是祖母種的。蓮池淌在胡椒園邊。這是塊平坦的土地！

再走不遠有座小山坡，山坡下有個被廢棄的防空壕。四週蔓延着野藤，雜草。藤蔓上開着白花或紫花。在昂着小臉，朝天空望。

水香常常努力思想，也想像不來當年日本轟炸機飛來時刻，那防空壕中是怎樣的情景？張惶？失措？懼怕？然後是慶幸生還的喜悅？

難怪老一輩的人常說：「不曾經歷戰亂的人生，再窮也是富有。」

可是，經歷過戰亂的人生，就不能說他富有就是窮。

水香的堂姐水美站在蓮池旁，俯身折了兩朵蓮花，水珠沾濕了她的裙襬。她把花以裙擺掩着，就飛快地奔回家去。她悄聲對水香說：

「等一等，我把花藏妥先。」

曾聽過大伯母對媽說，說水美的床底下盡是枯乾了的蓮花朵。

真不懂她要來做什麼用的！

若給祖母曉得，她老人家會惱了。

祖母和小叔父住那胡椒園附近的一所老房子中。

水香一家人住在山坡上，是間新蓋的小房子，亞答屋頂，竹圍牆，雨天暖，旱天涼。

大伯父一家也住不遠，所以，一進一出，都在這塊園地上，是親兄弟，親姐妹。

明天是中秋節，媽吩咐水香提了一籃子的節禮，送給外婆，所以，她要水美陪她一道，往外婆家走一趟。

水美喘着氣，匆匆奔來，她把花朵藏妥了吧！

和水美走過小鎮，外婆家就在對街。

小鎮的店前掛着叫賣的燈籠，真玲瓏。燈籠紙面

上繪着好看的色彩，有牡丹，小鳥，散花的仙女，和奔月的嫦娥。七彩的花朵兒，嫩的嫩，嬌的嬌。

外婆家門前圍着一堵竹籬笆，高過人頭，上面爬了滿的四角豆，絲瓜，苦瓜藤蔓，開的也是黃的，紫的小花。當中也吊着長的，圓的瓜兒，果兒的。

水香站在大門外，一眼可看見廳上擠滿了人。

是大姨，二姨，小姨媽都帶了自家的兒女，回娘家送節禮來了。

水香把籃子交給外婆，轉身便走出來。屋裡是大人的世界，沒自己說話的份兒。

水美站在屋簷下，只害羞地絞弄着她那還未乾的裙襖。

媽曾吩咐她，不要在外婆家逗留太久。所以，她跟外婆說要回家了。

外婆在廚房走出來，把籃子遞還給水香。

水香接過，發覺這籃子比剛才提着來時重得多。

「跟妳媽說，明晚來外婆家賞月，大家都在着。

」小姨媽叮嚀水香說。

水香應着，提着籃，經籬笆走過，見一個男孩子在草地上捉蚱蜢。

他把蚱蜢放在手心上，看牠跳。

不曾見過他的，不會是表兄弟。年紀比水香大一些，有十一、二歲左右。

不管他是誰，那隻蚱蜢由手心上一跳，跳入草中了。男孩子又俯身翻着草，再把牠捉起來，重新放在掌心中。在仔細欣賞、觀察着。

男孩子此時一抬頭，發現有人在看着自己，趕忙把蚱蜢拋開，把雙手插進褲袋中，狠狠地瞪着，做出要罵人的樣子！

水香催着水美快走開。

×

×

×

「初一到十五，十五的月兒高……」

水香聽過這樣的曲子。

唱這歌曲的女聲像洞簫，聲調是幽怨、徬徨。又猶如誰人追討什麼，又追不回來，又彷彿不曉得自己活在什麼地方似的！

團圓月，昇上來了，停在蒼穹中，不懂它俯視大地是抱着什麼心情？

外婆早已搬了張桌子，擺在屋前的草地上，供祭的脂粉，鮮花，果瓜都安置好，像在等一位與眾不同的客人的到臨！

「女孩子們，來，拜一拜，嫦娥庇佑，妳們永遠

青春、嬌嫩。」

外婆說，還燃起一束香。

水香坐在較遠的一塊石板上，看着表姐妹們輪流往桌前跪下。

是這一拜的輕易，真能青春長駐？

好綺麗的誑語，可以醉人的！

月光靜靜地，把銀彩飄瀉，傾倒。

水香不懂，那遠在月亮上若是真有嫦娥這個人，真的對地上的一切都知曉？她可曾親自承下這般的諾言？

多麼飄忽，奇妙的思想，打從那一代開始呢？而拜過嫦娥的女孩子們呢？都不曾蒼老？

敢情一個寄託，也是一種言語？一種時光？

「水香哪，妳呢？也來拜一拜？」

小姨媽這才看到水香，提高聲調問。

水香搖頭。

水香不明白，那說故事的怎麼編派出一個弱質女子住在遙遠的月亮上，大概要博取人的同情與愛憐之心吧！若說是七尺男子大漢就不美麗動聽了！

大表姐把燈籠內的蠟炬點燃。

小小燭火，映着，彩色紙面是一團的朦朧，一團

的顏色，更恰恰是一個短短的、巧巧的美麗故事。

「明年的中秋月亮比今晚的更明，更圓。」是小舅父幽幽地在說。

「你怎麼知曉的呢？小舅舅。」水香也不免一問，毋怪有人譏笑小舅舅是不吃人間煙火的傲骨！

明年，好久以後的事啊！誰敢肯定那一晚一定有月亮？但誰又能肯定那時候沒有月亮？

大姨媽在跪得很久了，桌面上的一束香燒去了一大半。她一叩一仰，在拋擲那小巧的半月形狀的聖杯。

據說聖杯也是神佛的許諾的表示！

她一連拋了許多次，才得了個聖杯！

她心滿意足地走到大舅父的面前來，說：

「你看，是聖杯哩！阿生今年一定回來，我知曉，這幾天，蝴蝶都飛進我的房裡來。」

「……」大舅父無語。

「我求過月光娘娘，你也看到的。」

「我看到也無用的，阿雲妹！」

大舅說着，深深嘆了口氣！又撫着大姨媽的肩膀，十分憐惜地！

「妳要站立，要學習面對生活，幻想是浪費時間，浪費精力。」大舅說。

大姨媽疑惑不解地看了大舅一眼，就走向屋內。

夜越深，月亮昇得越高，也越明亮。水香朝遠處看，就連對街那戶人家門前的一棵椰子樹的葉子，也看得片片分明！

月色，倍加冷靜。

大姨媽轉身進屋裡去，小姨媽走過來對大舅父說：

「大哥，你說，要怎樣才能把大姐點醒呢？」

「點醒她的智慧嗎？要如何開口？」

小姨聽了，不語，也走向屋裡去。

水香痴想，自己曾聽過有人說起——人的智慧本與天地萬物同源——。

「水香，來，我們玩幾輪捉迷藏，再才去睡覺。」

大表哥在喊。

「夜裡躲到暗處去嗎？當心，大奶子阿婆把你們的嘴用黃泥掩住，抱回山洞裡，餵你們吃蚯蚓去，你們連哭也沒有聲音！」

小舅父在說，一點也不是玩笑的樣子。

水香打個寒慄，又是一個大奶子阿婆，上一回小舅父說，說有一頭老虎扮成阿姨在半夜裡吃掉了兩兄妹，把他們的肚腸藏在被裡——真的是說得連月光也都黯了下來！

一直鬧到深夜，大家真的累了，母親老早先回家去，水香就留在外婆家過一宵。

大姨媽，小姨媽和表姐妹們擠進一個房間內，人多，不蓋被也是夠溫暖的。

大姨媽早已換了件寬大的睡衣，在鏡前照着，梳理着，再轉身問小姨媽說：

「三妹，我蒼老了，你說阿生回來見了會對我怎樣？」

小姨媽聽了，呆呆地望着姐姐，不能答一句話！

也不是沒話說，是不懂該怎麼說。

若說得她心上的死結全消解，最好過，都這許多日子了，結愈打愈緊！

若說得她往事又從頭記，更費事！

這一夜，水香在睡夢中，夢見的盡是那被火燒的燈籠和大姨媽手上的那碎了的鏡子……。

(二)

水香唸小學五年級，生了奇怪的皮膚病，腰部生了細幼的疹，說是不及時治癒，百日之後，人就死亡。

外婆把她所知道的葯方，加上鄰居伯叔們的祖傳祕方，都用盡了。敷得水香滿身是青的，黑的葯物，

都不見功效！

水香一日更一日的恐懼，一想到死，又不懂死是一種什麼世界。水香更覺徬徨，不知所措！

這天，恰巧小姨媽回娘家來，聽了水香的情形，她看了看說，說到山裡採竹筍幾根，揸爛了，加上白酒敷上。

既然什麼藥也用過了，不在乎加多一種，便依照法子弄了，給水香敷上。

果然，第二天，患處略有起色。

「噢，水香哪，我媽說人死本能成仙，妳做不成仙了哩！」

大表哥說，外婆叫他送白酒過來。

水香生性溫和，想不出可以頂嘴的話，心裡有些氣惱表哥那幸災樂禍的神態。

他的身邊站了個男孩子，他的白衣袖子上掛着孝，水香一眼認得，他是那玩蚱蜢的男生，是小姨夫的侄兒。

「人死就活不成了，我媽就是這般的，喊她也都不應了。」男孩子說。

他是那大哭之後，抹乾了淚的平靜。

水香萬分的同情他。可是，同情又是另一回事，

擺又擺不出來的情感！

「大平，你到園裡去，採沙梨給小姑媽，哦，明注也來了，你們一道去。」媽遞來一個竹籃子，說：「多採一些，不然也都給松鼠糟蹋了。」

當他們走開去，水香問：

「那明注的媽媽死了，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生病囉。」媽說。

「為什麼病能致人死？」水香又問。

水香的媽媽轉身捉了草帽戴上，要往菜園裡去。她煩了，瞪了水香一眼：

「妳媽又不是神仙，怎曉得。」

大舅父曾說過生命是一片雲霧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，人死了，靈魂就回到天國去。

小舅父就不同了，說神仙遨遊四海，睡在白雲堆裡，他們沒有自己的事，所以，閒得暇視世界，於是，管起人間的事來了。所以，董永賣身葬父的情景，七仙女都看到了——至說得彷彿七仙女們如今還活着……。

這些思想，把水香想痴了。

真的，如此的好藍天，好清風，好樹蔭，更有多少回的好人世？

水美走過來，才把水香的魂魄叫了回來，她還端了碗食物，遞給水香。

「這碗茶，是清熱的，我媽煮了叫我送來給你喝下。」

「大伯母真好！」

水香十分感激，當看到又是褐色的液體，不免臉色也一起苦了。

「藥當然是苦的，要不然，大家都要搶着生病了。」水美說。

水香記起外婆也曾這麼說。

「你喝過了，我們一道去鎮上，投寄這封信給住在唐山的大姨媽。」

「唐山？遠呀！」

「不遠，我媽就是由唐山來的。妳最有福氣，外婆就住在鎮上。」

水香沒太留意水美的話，她只在思想，老人口中的唐山和地理課中讀的中國並沒有任何關係。

唐山，這名字，是留着泥土味，在上一代的記憶中是緬懷的，對水香來說又是陌生和渺茫。

水香把碗放下，兩堂姐妹就往鎮上走。水美手中握着那封信。

「我媽說，再過兩個月就要過年了，她儘說快，我又不覺得。」

水美說，走過蓮花池的時候，她忘了停下腳步。

「是呀，大人們愛說日子過得快，但又常說窮人的日子難挨！」

互相矛盾的話說來又是另一番道理！箇中的無奈誰能說得清楚？

過年之前一個節期，是冬至。

這一日，所有種地的，都放下鋤頭。

替人打工的，也放假回來。

大伯父在一家工場上當看守工人。今天，大清早，他提了兩袋新磨的糯米漿，水滴滴的，給了水香家一袋，煮湯圓！

媽用手揉着粉糰，一粒粒，圓滾滾的。

水香在想，不懂冬至的湯圓從古到今，傳到自己身上來是第幾代了？

那一粒小小團圓，包涵着多少玄機？多少宗族的愛戴？

灶上的柴火燒得正烈，火舌伸在鏊邊外張望，水在滾燙着，水泡子冒着。

過節是溫暖的，單看那柴火就能領略古人當時為

什麼發明節期了，若不是，人世間說有多寂寞就有多寂寞了。

「阿香，提這一鍋的紅米粥給阿婆吃，趁着熱。」父親吩咐水香說。

紅稻米是香甜的，煮的粥是紅而嫩，看了使人垂涎。

水香知道父親在田中種了一些，昨天看他在晒棚上揸米，篩米。

冬至一過。

(三)

明天就是除夕了！

過年真好。其實，過年不是什麼好或不好，只是有個新的感覺，氣氛更叫人受用。這比起其他節日來，這日子裡，樣樣都帶着光采，吐着快樂似的，催人振奮，向前。

廚房裡，母親在切昨晚漏夜蒸熟的年糕，分成了幾塊，用香蕉葉裹着，香噴噴，甜膩膩的。

於是，她在一個籃子中放下幾份，還配上金色的桔子，吩咐水香送去給住在山後的表叔公，和住在小河岸邊的大姑媽。

「過年啦，他們是長輩，送年禮，這是規矩、禮貌。」

水香要小弟陪她一塊走，那麼遠的路，有個說話的伴也好！

「帶把傘去。」媽說。

十二月天，最愛下雨，颳風。

「送人的紅桔要一雙，不要掉了，也不要漏了。」媽又叮嚀說。

紅桔代表喜慶，是教誨，又是迷信。古人帶下來的節禮，最是源遠流長，誰都不敢輕易打破，捏碎。

水香和小弟二人，送年禮去。行在小徑上，翻過山嶺，表叔公住在橡園林內。

原來他一家人在魚塢上忙，要把塢裡的水放掉，趕上明天大清早把魚撈起帶上市場賣！

除夕的團圓飯桌上一定要吃魚，年年有餘啊！外婆不准人把年夜飯吃得鍋底不剩一粒飯，她說人不能沒有隔夜之糧。持家的教訓在於勤，在於儉。

節制乃是守家的根本哪！

水香臨走前，表叔公用網撈起了一條鯉魚，蹦跳着，給水香帶回家。

「回去對妳媽說，這鯉魚是咱家魚塢裡飼養的。」

並請她過年來叔公家坐坐啊！」

由大堂姑媽家回來時，天空飄着毛毛雨，將近傍晚了吧！夕陽斜斜地晒着！

當走過人家的家門前，都可以看到光耀的景象。打掃乾淨的庭院，擺放得整齊的花盆，剛換上的窗簾，鮮艷而美麗，猶若天地，人間中的一環喜樂都在自己的身上輕繞！

年初二日。

習慣上，人家嫁出門的女兒，今天都回娘家拜年，若誰家公婆不放人，那就等於說自己小器不要臉。所以，這一天，女兒在娘家逗留一整天，也不必畏畏縮縮，担心回家遲了被公婆責備！

一大早，水香和弟弟都更了新衣，母親在給水香梳頭髮，一邊囑咐說：

「在外婆家要細心，不要撞翻杯碗，大年初二日，不是平常的日子。」

「萬一打破了呢？」

「不要打破、撞翻，說過了，還嘴硬。」

「我是說萬一不小心呢？」

「沒有萬一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」

水香心裡嫌煩，但想到外婆家裡那裡熱鬧，溫暖

，寧可一天不摸茶杯喝水，也要去。

自小常在外婆家鑽進鑽出，今天才曉得，原來剛娶進門的小舅媽有一架手攬留聲機。大概是爲了迎新年，才把唱機搬在廳上，唱片在轉動，唱着時代曲，吱呀、吱呀的，不懂女聲唱什麼？那樣痴痴醉醉。

水香看了唱片套封上寫：「綠島小夜曲」。

那大舅媽，小舅媽和姨媽們，女眷們圍成一堆，啃了滿地的瓜子殼。她們拉着嗓子在高談，到底是要和留聲機比賽响似的！

那邊廂的舅父們開了張賭枱，紅的、青的、黃的，白的顏色紙牌在手上傳。倒是益了小孩子們盡量捉了桌上的糖果。都說是一年一次，任大家一番自在！可只有信耶穌的大舅不賭，大家都說他不懂享受。

水香讀着唱片封套上的目錄。

大年此時來到水香身後，悄悄說：

「女人的嘴吧是當風的喇叭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吹自响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來，屋裡吵鬧，我們到樹下去，哪，明注帶來許多書。」

水香回頭看，原來明注也來了，他當然是跟着小姨媽來的。

他的披孝已滿，今天是穿了件鮮明的恤衫，米色褲，剪了齊短的頭髮，很是乾淨。

「去看書，好得很。」

他們一道走過籬笆，走近一棵咖啡樹。

咖啡樹結了果子，一簇簇，堆在節眼上，成熟了的果子，紅得像初開的花朵。

「嗨，咖啡果原來是紅色的！」明注驚奇地說。

「你以為是什麼顏色的？」

「黑的，像杯中的咖啡。」

似乎，在他看來，咖啡果不應該是紅的，紅色的果子不該就是咖啡果！這是他的想像。

在樹蔭下席地而坐。

明注翻開了書本，把一本名「唐詩三百首」遞給大年。

水香拿起「西遊記」。

「對了，我就是喜歡這首，」大年讀着：

故人具鷄黍，邀我至田家。

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郭外斜。

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。

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。

「這首詩真美！」水香說。她聽得入神。

「妳還沒有批評的資格。」大年說。

「詩、詞都是文學最高境界，即使不懂，也覺得它的幽美。」明注說：「我最愛一首詞，我背給你們聽——」

「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，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，腸斷白蘋洲。」

水香在一旁靜坐，「過盡千帆皆不是」此種意境，猶如小叔父家裡牆上掛着的一幅畫，那景象，不是在人世間裡找得到的景象。

這當兒，表弟們在路上奔來，在逃着，笑着，彷彿遇上一樁又可怕又好玩的事。

「頑皮的小傢伙們，又戲弄阿福伯了。」

亞福伯大約五十歲年紀，住在不遠的一所小屋子中。據說有兒有女，却是一個人住着，他最受不住騷擾！

大年喊住了一個弟弟，想責備他幾句。

「快走，阿福伯拿石塊要打我們，阿強喊他喜鵲烏。快走！」

表弟掙脫其哥哥的手，飛快地回家去。

水香只聽到身後一聲呼喝，來不及提醒明注，一塊手掌般大的石塊朝空飛來，擊中了明注的額，馬上紅腫成一塊。

「哎呀，阿福伯，不是我們招惹你的呀！」大年說，拼命向阿福伯搖手。

阿福伯倒是停了脚步，怔怔地看着。

水香張惶着，担心他下一步的行動。

「你打過我了，算了，不要趕他們，好不好？」

明注摸着痛處，要求說。

阿福伯似乎聽懂明注的話，轉身回去。他無著衣，只着一件黑色的短褲，也無穿鞋，他大概不曉得今天是什麼日子吧！

大年持着要明注回家擦藥，三人剛進門，只聽二舅媽在咬着唇，手揚着賭牌，沉着氣說：

「大年初日哪，好氣人，等過了元宵再揍你，真不懂事。」

× × ×

小學畢業了，水香的父母預備送女兒到市區去唸中學，就借宿在小姨媽家裡。

報名前，母親說要聽祖母的意見。

「女子也要識字。」祖母說。她的看法和別的老

輩人到底不同：「妳阿婆就是吃盡了睜眼目盲的虧。」

老人家的心裡有多少怨，都一起挑了出來。祖母又說：

「想當年，妳阿公死時，原有一筆賠償金，就被來幫忙的近親，括去了大部份，假如妳阿婆識得字，誰敢欺負？」

狗吃骨頭也要揀軟處先啃！

水香悄悄問母親祖父是怎麼死的？

「被泥土活埋，死在礦坑底，那時妳父親才四歲。」

「大伯父現在也是礦工，他不怕和阿公一樣悲慘嗎？」

「由得你怕嗎？」

母親冷冷地回答。

水香有時很氣惱母親的口氣。儘管自己認為是天大的問題，常常也被一句話輕輕帶過，或瞪一眼回絕，彷彿不值得一提似的。

抑是提起了叫人心碎？

更是，人世間有多少委曲，不是說說就甩得開去！一捲包袱，誰執着就是屬於誰的了。

一個簡便的小衣箱提着，水香住進小姨媽的家。這是一個晴朗的日子，草色綠，花嬌艷。

小姨媽給水香安排床鋪，一邊說：

「假如明注在家，他可以給妳補習英文和國語。」

「他去了那裡？」

「在學院受訓，修技術課程，一年只回來一趟！」

原來明注已中學畢業了，我是剛來開始呢！水香心裡想，還是剛踏出第一步，憧憬着未來，人也精神起來了。

一轉眼，又是另一個學期新開始！

那地理，歷史，數學，英文，把水香的肺、腸和胃都塞得滿滿，已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覺。

今天放學回來吃午飯，小姨媽在鑊前炒着菜，她說：

「今天是正月初七日，是人日，吃七種青菜，表示壽長七十。」

哦，水香才記起幾天前是新年假期哩！

七十？怎麼不吃十種湊足百歲？水香嘴上不好說，心裡知道，許是祖先不貪，祈一個圓圓滿滿的七十已足夠。

水香記得母親當時在菜園裡割下青菜，白菜，青蔥，青豆葉，通心菜，青樹菜，青香菜，再一遍一遍數過，深怕少了或多了。

七種青菜混在一盤裡炒，香味瀰漫，即使吃了不能長命七十也要吃一頓的！

×

×

（ ？ 辭源下注 × ）

端午節之前，週末早上，只上兩堂課。

水香一踏進門，母親就開口說：

「下個星期四請個假，回家去，水美做新娘子，請妳做伴娘。」

「我不能，要準備半學期考試。」

「怎麼行，水美出嫁一生只一次，妳唸書可以一年唸到晚。」母親說。

「為什麼不叫水花，她又是親妹妹。」

「水花屬虎，生肖與新郎相尅。」

「什麼叫相尅？」

「十二生肖又不是妳媽排的，要問妳去問姜太公。」

「姜太公可無這般說吧，這些習俗，迷信，是後人按上去的。」小姨勸說：「就請二天假吧，水美是妳的堂姐，妳該祝福她！」

水香把一份親情，功課放在心中衡量，那一樣重？

人生在世，若不是以鄉誼，親情來維繫，那天涯海角的飄泊，還不失喪，零落？孤單？

一場的嫁娶儀式，都按照傳統，習俗。那一瑣，

一碎，都包含着一個啓示，一個開始，一個期望！

更尤其，天下的新娘子都是美麗的。

婚禮結束後，水香趕乘最後一班公共汽車回來，人是累得一雙腳都提不起來上樓梯了。她決定洗個澡，躺到被裡去！

當來到樓梯前，一個身影站在前，笑吟吟地說：

「我幫妳熱菜，是嬌娘吩咐的，她喝喜酒去了。」

「……」水香細認，原來他是明注。

「今天是大日子，似乎大家都趕着扮新娘子。」

明注滔滔地說，精神十分愉快。

「你不是在學院受訓嗎？」

「下午剛回來。」明注說，轉身朝廚房走去。

洗了澡，人也較輕鬆一些，來到廚房，她盛了飯，取了些菜，慢慢吃着，腦子中想着水美此時換了環境，不知她有何感受，那姑嫂，叔侄，如何待得面面俱圓？——人生旅程直如一根簾，由樹梢垂下，盪在半空，在風中搖晃，摸也摸不着！——

茫然，憂慮，惆悵的情感，第一次在水香的心湖中泛起，迴漾。一小段的人生日子，像那由蓮花朵上滴落的水珠一樣，晶晶瑩瑩地！水香突然記起當年，水美採蓮花，用裙襖掩着的情景！是昨天？還是前天

？最貼近，又最遙遠！

明注走近飯桌前，問：

「大表哥呢，他好嗎？一直未聽到他的消息。」

「他是一直留在家呀，又不曾遠走他方，怎麼說得如此嚴重呢？」

水香口快，說得明注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明天要去看他，他還愛讀書吧，我有幾本很好的小說。」

「他很忙！」

「忙什麼？」

「莊稼人家，不忙還像話嗎？」

明注退了出來，他總覺得水香的口氣不友善，像受了委曲，十分懊惱，要在自己頭上找出氣似的。

第二天，傍晚，水香放學回來，在門口石階前脫鞋，聽到廳內的客人對小姨媽說着話，是一個中年男子，五十歲年紀！

「……明注若不喜歡，他大可不必回家，大嫂，妳是明理人。」

「我會勸解他，二叔，我都明白。」

「他不體諒我這做父親的，我不怪他。」

「將來他會明白！」

水香發覺自己不方便進屋裡，便輕着脚步走到前院的一棵松樹下，仔細地觀看松葉子，原來松葉子是由千點萬點的小青點，連結成一片片，再由千片萬片組成一棵欣欣向榮的，青翠宜人的樹木。

原來那人是明注的父親。不一會，見他匆匆離去，水香才轉身進屋內，對着小姨媽也裝着剛到家的樣子。

是明注由學院放假回來，這段時間，他都住在小姨媽家。

水香好不容易趕過考試，這天早上，她在收拾，裝了一小箱子細軟，假日時傍回家去。

提了衣箱，走路到公共汽車站等巴士。車來了，停了，她擠上車，在一個座位子坐下，腦子內的一個又一個的思想翻覆，如顛簸的車身被四個輪子帶動一樣，轉着，旋着，不能控制。

×

×

×

真是意外，一個極清涼的早晨，水香站在稻田邊，看那一大片稻花開，稻花香被風帶上雲端，在飄繞，不懂最後要散去那裡。

正看得入神，被小徑上走來的人說話聲吸引，她轉身望去，原來走着的人是大表哥和明注。

「我竟然趕上看稻花開，真該多謝了。」

「看樣子，今年的稻花開得比往年繁，上天看顧，今年稻穀報豐收。」

大表哥說，無比的興奮。

水香站在側旁，看着他們兩人的身形有着強烈的對比，大表哥健壯，一張成天與太陽戰鬥的臉，他下個月就要結婚了。

明注根本不同，臉色淨白，像極舞台戲中演書生的，一雙眼露着神采，顯得智慧。

而這兩個不同世界裡的人，竟能做成一對朋友。

「來，我們到山那邊逛逛。」大表哥向水香招手！

於是，他們沿着田邊小徑朝山裡走。

小徑伸向山谷，山谷中有一座金礦！

泵水機的隆隆聲自谷中震動，像是呼吸，大地在呼吸，是因為土地供養着生命，生命，循環往來不息，人，何能不謙卑呢？

（四）

明天就是除夕了。水香趕回家，正是一份輕快的心境，她人坐在行着的公共汽車上，手拆開一封小表弟交給她的一封信：

水香：

回到學院來，才把桌面上的塵埃掃去，又聞說要過年了。

過年，我將留在床上睡它三天三夜的覺。古人說：「花無人賞，酒無人勸，醉也無人管」，好淒涼的福氣。不過，我是什麼不管。

我一直想問妳，那一年的初二日，扔我石塊的阿福伯，他人還活不活？他憎人喊他喜鵲鳥，一定有個典故吧。我們學院附近有座小菜園，種菜的也是一位獨身阿伯，據同學們說他極痛恨有人向他說「秋香」二字。

我們都不懂，他是有唐伯虎的多情，還是另有一個不堪回首的日子！

也許，苦澀的杯中咖啡原是出于鮮艷，嬌滴的小果子哩！

妳的功課忙不忙？

祝您

新年快樂

李明注上

水香讀過，心裡在笑着，世上多少百般事，都凝着淡淡的一縷霧，未必撥得開來。

于是，水香提筆覆信。

明注：

世界原是海闊天空，如你這般的過年也是另一番的自在與瀟灑。

你問起的阿福伯已死了，我們這些鄰居有些寂寞。一個趣味的人最使人懷念！

我校門口一棵森林之火九月時份開了花，美極了。好花開在好時光，只是可嘆花也凋謝得容易。一同學腳踢殘瓣，口中埋怨說：「既然要謝又何必開」。

你說呢？記得日本一首咏櫻花的詩嗎？

祝

好

水香草

除夕早上到鎮上投寄這封信去。水香還替媽帶一些餽料回來。

傍晚時份，母親在灶前弄一盤的鯉魚。水香見了鯉魚，忽然想起家有魚池的表叔公來，不懂今年有否

送年糕桔子于他家否！

于是水香問媽一句。

「大年初問他幹什麼，別的不好問嗎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水香吃了一驚。難道他和家裡發生了什麼變故？

「他返去了，所以，孝家不過節也不過年。」媽想了很久，才說出來。

講了半天，才弄清楚原來表叔公重陽未過就死了。大年頭，不准說死字。

人生竟然消失得這麼快，水香暗想起一句話說「生命原像一片雲霧，聚得少時，雲就消失了」。

年初二日，照例到外婆家拜年。

媽和小弟都進了屋內，水香却站在簷下，集中精神看着那盆粉紅色的水點凝成的一團團雲彩，在綠葉上圍繞。

好一盆絕色的海棠花。

有一女子過來招呼，一身的鮮紅色衣裙，真俗氣得可以，但她笑得禮貌。

「阿姑仔，請來坐啦！」

水香吃了一驚，誰人來的，再猜猜看，該是剛娶進門的大表嫂，難怪她著着新娘裝。

和往年一樣，水香隨步走進了廚房。

外婆在切年糕，黏而膩的糕塊使人一見就感覺由舌尖直甜到心頭。

水香痴痴地看着。外婆舉動遲緩的手，在捻着白綫，一端用口咬住，一端用力拉緊，白綫在糕面上滑過，切成一小片一小片，再鋪放在小磁盤上。

「怎麼不用刀？外婆，用綫吃力呢！」

「大年初日，不可動刀，白綫堅韌，用它也鋒利。」外婆說：「誰告訴妳說吃力。凡事不要只用眼看，心猜。」

水香聽了，佩服得差點跌坐在地，不懂老人家由何處得來的如此傳神的道理？是生活？是體驗？

毋怪老師說民間的一言、一語、一行、一動，原可成書。

水香回到廳上。這麼多年來，經常在外婆家進進出出，只這一回第一次仔細留心看過所有的擺設——大廳上正中央一台祖宗神位，當中一盆香爐，一柱香在吐着一縷輕烟……。

外祖父常囑咐說，早晚一柱香，飲水思源。是一個提醒，一個忠告，一個表示。

水香痴呆地在想，都是好遙遠，遙遠的境界，傳

到這一代來，是空虛？是實在？是壯嚴？是卑微？也是另一種捨不得的意念！

此時，有一人由大門走進來，有些張惶的神態，說是要見親家母。看樣子，似乎不是來拜年的。

外婆恰巧由廚房端了盤年糕出來，稍為吃了一驚，問發生了什麼事？

「媽，妳不要去，我走一趟瞧瞧。」

大舅父截住那人，對外婆說。他那使人見了驚駭的表情，彷彿外邊發生了天塌下來的事一般。

於是，他們兩人走出門去。

「咳！」有人在驚嘆。

水香拉住大表嫂問發生了什麼事故。

「我不知哪！聽說大姑媽近來不大好，來的又是男家的至親，噢，我不敢說。」

大姑媽也就是大姨媽了，那在月下許願的可憐女人，縱然有着萬般難言的苦情。

水香自己不便再問，再望着外婆。老人家在把桌上的糖果添放，臉上裝着平淡，無事發生一樣。當她一轉身，手背撞了一個茶杯，杯子很快往桌下翻落，掉在地上，碎了。

水香驚呼一聲，她不是因為那一聲巨響，而是吃

驚玻璃竟砸得如此稀碎！

母親過來吩咐水香兩姐弟先回家，說是小弟的同學約了他去朋友家拜年。實際上，是要支開他們，小孩兒家，不要曉得大人的事是最好！

水香和小弟快步走在路上，心中也不成是擔憂，也不成是無慮，大人的事豈能容小孩說一句話。快近家門口，小弟驀然說：

「大姨媽鬧着要吃長齋去，怎麼她家裡人又不由她去？」

「吃長齋？不算是壞事啊！」

「都說大姨這麼做是使她的家人蒙羞。姐姐，什麼是蒙羞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水香似乎明白，大姨媽只是作了個最寂寞的選擇，旁人能理解嗎？但是……。

小弟和朋友出門去後，水香獨自坐在屋簷下，看那太陽漸漸朝西邊移去，幾根斜斜的石榴枝影子，投在單調的空地上。

遠遠的，見母親軟弱無力地走回來，眼眶內的淚水未乾，她進了屋內，水香聽她對父親說：「大姨死了，只用一根長繩……」

水香只感到渾身透着寒冷，是大姨媽忍受不了孤單，悲切嗎？人要能勝過自己，需要抹掉一點一滴的淚珠，那顆滴血的心呢？讀紅樓夢婢女鴛鴦懸樑以死殉賈母，都認為鴛鴦死得不值。人，就是越不過感情的圍欄嗎？曾聽說世上事正比如「擾擾忽忽水裡月」，可怎麼又輕易放不開去？

多穿幾件衣裳也不能溫暖一顆已冷却的心哪！不懂人心是用什麼做的，可以一寸一寸的被挖空，被打碎。——忽然，她記起有一次和同學逛街去，走進一條陌生的小巷，原來，那是條鮮為人走的地方，兩排商店竟是專賣棺材的舖子，舖子前擺放着具具棺材，於是，匆匆的走出來，一整天的心情都感不舒服，是那股迫人的沉沉陰影。

「煙雲往事，塵緣。走過歲月，誰欠誰？」

（五）

五年的中學時光已過去，猶如輕風拂動山谷中的碩莪葉，不曾片片仔細抹過，察看，風，已在葉子的邊緣掠過，消失。

水香在家附近一座金礦場上工作，薪酬微薄。都說是熟悉而溫暖的環境，總比在外面漂泊好。每當黃

昏、日暮之時，走在小徑上，趕路回家，踏着綿綿夕影斜照，心底是一份的實在。——但，彷彿又在思緒中添加一份遙遠、飄渺，不存在的境界。這又是另一種落寞，淺淺的疲累。

仔細想來，萬古至今，年年代代，宇宙空曠，僅有一縷氣息的生存者，又怎能一一解釋得了！

「靈機塞天地，縷縷何可窮。」

想着，走着，才踏近家門，聽到屋內有聲調很高的說話，原來是小姨媽，原來說的又是這幾天大表哥提議分園地的事。

說的人氣憤填胸，也不管聽的人聽來是有些累了。

水香一嘆，唉，果真是太陽底下無新事？祖母說過「樹大分枝」，有那戶人家子孫多了不各自立門戶？說來自己是同情大表哥的成份多，但是站出來說話的人要夠身份。

「都守了幾十年的恒產，分割了，阿爸靠誰養老去？」小姨媽說。

「唉，阿妹，你我是嫁出門的女兒，許多事更用不着我們來管。」是母親在說。

小姨媽平靜了下來，水香走上去招呼了一聲。小表弟走近來，遞給水香兩封信，說：「明注哥哥以為

妳還住在我家裡呢，都收到許久了，不能給妳轉送來。」

水香茫然地把信接過。

「明晚是國慶日花車遊行，來看熱鬧嗎？」小姨媽說：「水香許久不來姨媽家了。」

「聽說大表哥會開車去的，我和他一道去，先到小姨媽家一趟。」

小姨媽說天色不早，就回去了。母親送她走過門前的菜豆棚，再返回屋內。父親在說話了：「還管得着娘家的事，狗尾巴搗火。」

「莫說得太絕情，娘家的事也要管，也虧她的！」

水香在廚房取了杯熱茶，斟了一杯，茶水上浮盪着幾片細碎的茶葉，呷了口，甘中略滲了苦澀，不用問了，這又是祖母採下番石榴嫩葉晒成的番石榴葉，泡成的番石榴茶。

她把信拆開，讀下去：

水香：

上回的信妳不作答，想來是忙吧！

我在這莽莽森林中，日夜與野花，小鳥為伴，大

約古代的世外桃源正若此吧！

朋友笑我自討苦吃，要工作，未必只有在伐木場

上，又說一個月出市場一次，還擔心我會被汽車嚇倒。

我曉得，在森林中，是一套可閱讀的百科全書。
我喜歡探討！

妳畢業後，打算做什麼？

祝

好

明注草

水香開了另一封信，信中說：

水香：

我一個月進鎮上一次，買一些自己愛吃的罐頭，其實，森林中盡是野味，山豬，野鹿。但是，惟廚師的手法略差！除了星期日，自己又沒有時間和功夫動手，其實，飲食足夠養命，也滿足了。

通常，我在小旅店住了兩三天，再返伐木場去。小汽艇在峇南河上奔馳，峇南河曲曲彎彎，正是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。

隨著這封信，寄上一朵奇妙的小野花。這林野，大樹下生長着萬種形狀各異的花草，在各自地默默地

開放，生存，是天下萬物的基本權利！

有很多道理要在靜下來的時候才能悟覺！

祝

好

明注上

當夜，一盞油燈下，水香提筆覆信。

明注：

從來沒想過，人世間有多少問題，原來就存在着多少答案！

你可有想過，一棵大樹被鋸倒，切成塊，可有想過那是多少歲月積成的。小樹長成大樹的過程何其漫長！咱們人生苦短，何能不對大地起敬呢？

的確，不管前面是如何的一片「茫茫煙雨」，任誰都可以「自求多福」。

收到的野花已成標本，雖色彩已褪，但其形狀和神態未失。謝謝您了。

祝

安逸

水香草

第二天，請小弟到鎮上投寄了這封信，自己往常工作去。傍晚回來，小弟在催，趕快梳洗，趕搭大表哥的車到城去。

水香才記起，答應過小姨媽，今晚到她家去看國慶日花車遊行的盛況，來不及吃晚飯，便趕到外婆家。

邊走着小弟在說：「大表哥不懂小姨媽在背後罵他，是我，我會恨死。」

「不是故意委曲，冤枉，長輩的指責不可成仇成恨！」母親說。

大表哥這輛半新舊的小型旅行車，因為要送農產品上市場方便，所以才買下不及半年。今晚大表嫂帶着小兒子也湊熱鬧來。車子行了廿幾里路來到小姨媽家。

在這個家裡住過整個中學時光，此時站在廳上，有着一陣莫明的失落感，另一種茫然。

「水香，何不在市區找工做？呆在鄉下是浪費了。」小姨媽說。

「鄉下也有鄉下好！」大表哥說。

水香不語，手端着茶杯，凝視着透明的玻璃，心裡在自問，不透明的玻璃是不是仍叫玻璃？或者有別樣名稱？心裡在逃避着，思想一下子又飛到牆外去了。

大家在廳上閒聊時候，突然，門外路上傳來緊急
腳踏制止器的停車聲，尖利而刺耳。接着是大表嫂的
驚天動地的呼叫，跟着大家都衝出門外去。張復的大
表哥還帶翻了小茶几，撒落了滿地的茶汁……。

(六)

大表嫂的眼睛已哭腫了，淚也流乾了吧。兩三天
來她不喝水，不吃飯。有人勸她說，她的兒子是給天
神帶回天府去了。又說做神仙比做人快樂。也算是她
倆母子的緣份已盡！

還說他跟父母出世，不外是，借路來人世間兜個
圈子。言輕莫勸人。水香知道這喪兒之痛，無人撫慰
得了。除非待她冷卻，清醒。若自己言語不當的上前
勸解，倒成了風涼話了。

水香的心裡何曾好受，每時每刻都牢記着那撕人
肺腑的一幕。更是那一滴滴血由小身體上流落。他原
是天真爛漫的在公路上……。水香的肝臟像被繩子綁
緊，扭着，抽着，是連站也站不起身來的悲痛。

她此時想到了明注，也許他有徹悟的道理，能使
人聽了清醒，平靜。于是，她執筆開始寫着。

明注：

你說為什麼人的肉體，心靈最怕傷害？痛，主宰人的精神、思想，直到痛楚之感逐漸消失，但是疤痕仍在，從此歲歲年年。

人的至情至性又是一番心碎？當見大表嫂哭兒的情景，人生原是一臉的淚？一方拭淚的手巾？還是……？

現在是雨季時節了，我不懂，在落雨的時刻，那雨珠滿山滿谷的飄落，不該是「雨滴梧桐」，想來你更不可能由深夜聽到天明吧！

我忽然感到，原來舊詩詞裡也是另一種世界，另一種人生。

我不能不翻開舊詩詞集子仔細閱讀了。

祝

身體好

水香上

信投寄了，水香忽感心境輕省許多，許是難得有人分負肩上的紛擾，沉重。雖說是人在天涯海角，也彷彿並肩而坐，共披飄雨的寒冷，同看日出日落，分嘗零碎和嚼不爛的卷卷忍受。

難得是一個不工作的假日，午後，日影投落在屋簷外，風，只輕輕揮着小手，擺動着樹葉，綠草，一切平靜得令人感到如止水似的漠漠！

聽說水美回娘家來，已是多年不曾見面了，於是，水香到伯父家走一趟。

水美坐在搖籃旁，見了水香便笑着說：「都是獨身小姐手脚輕便，說來就來，像我，鼻子都穿了牛繩子了。」

水香答不上來，只微笑着，到底各人擁有各人的世界，也有各人自個兒挑的担子！

「待一回同去看祖母去，偏是小娃吵着不睡，帶着又不方便。」水美說。

水香還是不語！

「阿婆病得深沉，我媽今早上廟裡問卜，說是挨不過端午節，妳相信嗎？」

「我不信。」

「憑什麼妳不信，大家都相信的。」

水香不能作答，心裡却曉得，人，終究是會死的。世界上一代逝去，一代又來，而唯有地土是永遠長存！所以，自己就是不能相信這樣的推測，人的生死日期，由一個乩童口出說出，更使人生的價值更單薄。

了啊！

「唉，那只不過在尋求一個無知的答案罷，也是何苦呢！人生在世，自是有源頭開始。」水香說。

「我同意妳的說法！可是，我不能全部了解。」

水美說。

當然不能全部了解，除非有個完整的，不偏不倚的，而又是一說都能了然，透徹的話。否則，猶如手中的一杯苦咖啡，不加些糖，儘用匙子攪，攪着，攪着，再呷上一口，一樣還是苦澀味！

又如何，在咖啡內加糖，若手中無糖的話；

待得小娃睡着了，把她托給大伯母，姐妹倆再往祖母家去。

這天的陽光晒得耀眼，真要把地面的水份都吸乾似的。在祖母家門前，嬸母在攤開芥菜，把芥菜晒乾要預備醃製，抬頭見水美和水香走來，便說：

「天氣熱得刺人肌肉，看樣子，傍晚要下雨了。」

並領着姐妹倆走進屋內來，把帽笠摘下，還說：

「祖母剛睡着，她精神多了。午餐時還吃下半碗粥，醫生說靜養一些日子就痊癒了。」

水香聽了，心中的担子忽然輕省，就說明天再來。兩姐妹走回家去。

——經過蓮池，這蓮池的水依舊清明，艷麗的花開了數朵。水香依戀地看着，同時也發現水美竟然匆匆行過，對蓮花竟視若無睹，彷彿蓮花的開放已不值得留心、觀賞！

水香本想提醒她，並告訴她蓮花開了，但想想又何必呢。人生過程，由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，就是如此呀！

×

×

×

端午節了，小弟由小姨媽家回來，竟帶回一疊疊的信。

水香開了其中兩封。

水香：

前天一同事帶回一卷錄帶，唱的是一首名謠：「好花採得瓶供養，伴我書聲輕韻，共度好時光。」……

若真能在冰天雪地中獨自尋梅，那情景，那心懷，可比做一匹自由的駿馬。而我，昨天獨自在莽莽森林中尋找那十里香（一種朱色的小蘭花），據說，花香傳十里，我得走十方里的路程去尋，不容易啊！

明注上

水香：「……」

我同情大表嫂，也同情妳，可是，我又能拿出什麼來慰撫妳們呢？

人生在世，免不了得承擔「悲傷」這重担，幾時卸下，何處卸下，如此深沉，直挑得人累了，倦了，倒下了。

我母親死的時候，我只茫然地，總等待着媽會慢些日子再回來，是一種拒絕承認事實的心理。以前不相信媽是死了，永不回來的了，多矛盾啊！我怎樣解釋呢？

以色列國有個古人約伯，因一夜之中死了兒女，失了所有產業，自己又患重疾，無比悲慟，于是，他埋怨起他的耶和華神來了。耶和華在旋風中對他說：「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時候，你在那裡呢？你若有聰明只管說罷！雁鳥飛翔展開翅膀，一直向南豈是藉你的智慧麼？大鷹上騰在高處搭窩，豈是聽你的吩咐嗎？……」

水香哪，宇宙空曠，天地蒼茫，妳想我們站在這天地的廣闊中，掉一滴淚，哭一聲泣，怎能揩淨帶血帶肉的痕跡斑斑呢？

我相信，天父必看顧我們！

明注上

(七)

又是中秋節了！

晚飯後，母親說預備照路的燈火，要去外婆家。水香一嘆，都是廿年如一日的事。媽又說外婆外公近來身體病弱，誰曉得過了今年的中秋，明年又如何？

小弟不去了，因是中學功課忙。于是，水香母女提着燈，踏着朦朧月色，走着。

「月光明亮着，何必燈光呢？」水香問。

「我眼昏花了，不似從前摸黑可以走遠路，媽的目力差了。」

到了外婆家，只聽外婆在廳上跪着，口中唸着聽不明白的句子，原來她是在誦經。

大舅母在旁默默陪着。

水香環顧大廳，壁上懸着一幅公仔畫，畫的是手托着仙桃的南極仙翁。另一幅是富貴牡丹圖。角落間擺着一張大圓桌，以往過年過節時，用來擺放瓜果、糕餅用的，今晚，那張桌面竟是空的。

出外謀生的表兄弟們沒有回來，表妹上個月于歸去。

再來到院子中，草地上也是空盪着，屋檐下留着一堆灰燼，是外婆祭祖時燒的冥紙灰。

柱子旁，一棵龍吐珠交纏着，開着滴血的小花！

水香忽然心裡有一個念頭浮起，在這人事輾轉的庭院前，是不是自己也該離開去，還可以揚了揚衣袖，省了看這「曲終人散」後的悽冷景象？

——猶記得那有一年，鎮上請來兩台舞台戲，演的是氣蓋山河的「大戰雁盪山」。當晚看的觀眾是興高采烈，鬧哄哄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水香上街去，路過戲台下，只見滿地遺留着昨夜當扇子用的廢紙，和零零碎碎的果子皮，那一場熱鬧與今已無干，真的是一縷雲煙消散。

那鑼鼓聲，唱的曲子，已無處可尋見了。

中秋一過，九月九日是重陽了。

雨水越落得連連綿綿着。小溪水奔流，捲着殘枝敗葉，向山崖低處流去！

又是雨季的節日了。

雨季的雨水充足，所以，父親和伯父在山谷中的水邊搭了木棚，收採碩莪粉。

一桶桶，沉澱後的粉末，需要漂洗又漂洗，淨滌去污穢的雜物，留個白淨、純美的精華。

水香提了一桶滲着水的粉回來，放在屋簷下，待再轉回頭去幫忙。她把帽子拉正，拍掉額上的雨點，

一抬頭，發現前面走來一人，身影是熟悉和不忘的。

「啊，明注。」

「我來看妳。」明注笑盈盈地說，他套了件深褐色的雨衣。

他看來是強健而穩實！

「什麼時候回來，不先捎個信？」

「回來兩天了，我已辭了工作，月底要去外地一趟。」他說着，注視水香手中的水桶：「妳去汲水哪？」

「不，」水香把桶放下，說：「到屋內坐坐吧！」

「妳就繼續做妳未完的工作吧，我等也不要緊。」

二人站在雨中，雨點瀉落，沾濕了鼻端和臉頰，水香心裡埋怨，怎麼偏在今天下雨呢？

「大表哥不在家嗎？問他家人他們都搖頭。」明注說。

「都走了，把莊園撤下！」

「也好，要不然……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不為什麼，只是聯想起一些小事。」

小事？都有小事可想的？

水香沉默，啞然。

明注看看腕錶，說：「我該走了，趕搭最後一班

公共車。」

水香也不留他，眼望他轉身往小徑走去。

原來夕陽已斜了，微雨中的黃昏更沉鬱，更瘦弱，更孤單！

一小片枯乾的蕃石榴葉在水香的鬢邊飄落，水香撿起，忽然感到自己的一顆心也隨着雨點跌落，多少難言的寂寞，難訴的衷腸啊！又能向誰說去？

是那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燈火闌珊處」的悽涼美啊！

×

×

×

冬至了！

有人說日子就像一聲嘆息，人生於世，其中所矜誇的不過只是勞苦愁煩嗎？

水香的日子倒是一天一天過下來的！

母親在揉湯圓。水香在給爐火加木柴，火舌熔熔一團的熱氣迫人，滾燙的水上浮着泡沫，浮上一個，馬上又消滅……。

是廿年如一回的動作，唯是母親的動作已不如前的輕快和爽利了，心情又何曾也一樣呢？

吃過晚飯，也吃了湯圓，水香讀着「三國演義」，水香有一個新感覺，因為孔明死于五丈原之後，就

實在讀不下去了，雖然後面的故事還長，可已是和周瑜無干。

水香放下書本，早早睡去！

這天傍晚，水美的妹妹水月，來問水香說：「香姐，今晚到鎮上去，看電影。」

水香沒有答應！

「就去看看吧，阿香。」母親憐惜地，對水香說。

「又是哭哭泣泣的人生故事嗎？我不想看那眼淚賠眼淚的收場。」

「眼淚賠眼淚的收場也不錯哪。不過，今晚演的是哪咤三太子。」

母親提早晚飯，水香和水月吃過了，換了衣裳，就往鎮上去。人走在日暮的蒼茫中，風拂着衣袖，已感涼意襲人。年底的太陽落得又早又快，像枯葉由禿枝上飄落，一瞬間而已。

當銀幕打出「完」字後，觀眾都起立離去，水香呆坐一回，望着空闊的白布幔痴想——那位哪咤三太子削肉還母，削骨還父的情節，怎麼也不能說是悲壯，因那是反常理的行動呀！人世間，那有血肉之情可以償還的？

水香：

來到這高樓林立的地方已兩個月了，前些日子我為適應環境而感疲累，漸而已平靜了。

我還是厭惡交通島的設計，我常覺得這是摩登玩笑。試看大伙兒繞着一個大圓圈轉，多傻瓜！但又不能不這麼一輛跟着一輛車轉……。

我這遠走是無奈，我父親娶了個女人，這事我不反對，但又何苦取走我母親的掛像呢？

妳也許不明白我的心情，因為我保有對母親的紀念，我珍惜，這事與外人何干？

妳說呢！

我的工作偶然也出海，小汽艇盪在湛藍色的水上，大海無邊無際，也可舒展身心。

海洋是神祕、美麗、嫵媚，可又是無情的哩！

這和曠野森林大不相同。

……………

讀過明注的信，水香萬分喜悅，提筆作覆，心情已不再是苦澀味。到底明注還有心腸。

明注：

詩人說：「我告訴你世界再也沒有別的，
只有海洋一樣多的明天，
只有天空一樣闊的明天。」願你從頭
開始。

你說你厭惡交通島的設計。這不是每個人都有的
感覺，絕大部份的人都被現代產物所支配，無論合不
合理，人們已學習接受，再而學習麻木。

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我又能說什麼？

昨天去探外祖母，發現籬上竟纏滿了百香果的藤
蔓，也開了蜘蛛網式的花，結了珍珠似的果。更驚奇
，階上還有一棵紫紅燦爛的含羞草……。

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吧！

水香敬上

信寄出後，水香心裡明白，要接到回信至少也要
在農曆年過後，這等候，猶如江水一般的漫長。

正月十五元宵節。

大清早，母親說要到神廟去，為病中的外婆叩求
。這又是無奈的苦衷腸呀！也是另一種迷失。

大舅父却說這靠自己的感情做的事，對老弱的病

人起不了什麼作用。他說掌管生命，賜于生命的只有天父。

拿了本偵探小說，這是小弟的嗜好，自己也有些興趣。福爾摩斯的確是會講故事的一位寫作者。

水香躺在蕃石榴樹下，讓風吹着。太陽昇高了，刺眼的亮光使到水香坐起來，再找個蔭涼處，好好歇着這一天。

午後，小弟由鎮上回來，帶給水香一封信，封上是熟悉的字體，彷彿是一句句的安慰和溫暖的笑。

元宵，一個美的元宵！

水香：

妳也讀過的「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」，海上斜暉是壯觀的。有時候真想讓自己溶化在夕陽、晚霞的顏色裡，至千千萬萬年。

海洋畢竟和森林不一樣，海洋寬闊，森林蔥鬱，兩者我都享有。白天中海風和熱量來磨煉我，晚上，又和月亮一起來撫慰我，而我只有感激，欣喜。

我有一個星期在陸上的時間！

祝

快樂

明注筆

水香讀罷，便執筆作覆。

明注：

我這兒今天是元宵，你那邊呢？

我想我有一天也要到海上去，千里風帆一葉，該自由就有多自由！（其實，我在這兒也很自由啊！）

寄一朵蕃石榴花給你，你能解釋為什麼此花能潔白如雪的原因嗎？第一次在半夜起來執着燈火看曇花開，竟然發現曇花類似蕃石榴花，第二天去跟大舅說，大舅罵我怎麼平庸和高潔兩者都不懂得分別，我說不懂，你說呢？

祝

平安

水香上

兩個星期後，水香收到了明注的覆信，還夾着一幀海上落照的像片。

水香：

妳那兒是元宵，我這兒也是。天上沒有兩個月亮，要不然，就永遠不會有「千里共嬋娟」的美境了。

毋怪妳大舅罵妳，曇花是曇花，她不像其他什麼花，所以，她開于深夜，凋于破曉之前。讀學院時候，一同學邀我到他家賞花，別的不說，就單看花那份預備就夠派場了，同學寫了首詩誦她，我至今仍記得：

曇花呀！我不能留住妳，

就叫妳的魂魄在我床前逗留。

有同學譏他「誦物喻人」，（因他失戀）我可覺得他略有才情也！

前天，同事邀我到他家作客。他一家三代住在河邊一所洋灰屋內。我不敢問幾十年的時間都住在一處，連桌椅也沒移動，如此過一輩子是什麼滋味？

明天一早，我又要到海上去。

祝

好

明注草上

（八）

五年了。

水香又被一個惡夢驚醒！

望着床前的小燭花搖曳，那一豆光明，呈着一圈

銀色的光圈，越遠，越濃。

自從明注乘的汽艇翻覆後，彷彿世界的呼吸都停止，永恒地停止不動了。

那只是一場暴風雨中的事！明注在波濤中消失，無一痕跡存留！

都五年了，但在水香的心坎中，那是昨天的事。

聽到消息後，來到姨媽家詢問，巧遇上明注的父親，他是剛由發生意外的地方趕回來，還帶回兩箱子的衣物，皮箱的蓋子是掀開着。老人的臉色凝重，本來是難見笑臉的眉頭，如今鎖得更緊。

「寬心等一等，許是漂流在海上，正給路過的外國商船救起。」小姨媽說。

「艇是空的，擱在沙灘，我看過那艇——」

艇是空的！為什麼明注不在當中？水香頓感有誰在自己的肺臟上抽着鞭。突然想大哭，但又哭不出來。

「錯，錯，錯，春如舊，人空瘦，淚痕紅濕鮫綃透。桃花落，閒池閣。山盟雖在，錦書難託。莫，莫，莫！」

或許，再過五年，八年，明注有一天將笑盈盈地回來，如上幾次那樣，忽然出現在自己面前，讓自己喜悅，也許，那時候，明注再也不必來去匆匆了，可

以，陪自己走在小徑上，看稻花開，看夕陽落……。

小弟中學畢業後，就着手開墾可可園，如今可可樹已成林了。母親在自從外祖母逝後，一日比一日憔悴，蒼老。

可可樹生長在土地上，開花了，結果了，不論世人有多少憂患，它都欣欣向榮地。水香記起曾經在明注的日記本中，讀到這句話：「上帝創造萬物，祂施雨露……」，立在大地上，這般的穩實，安全啊！

水香也記起「齊瓦哥醫生」的故事中的一段，男主角獨自走在雪地上，正是冬季，雪花飄過他的臉，額，在途中遇見愛人，但是，愛人並沒有見到自己，他呼喚而對方也不聞，最後，愛人却見不到自己的面，孤單而死。

琴絃是彈响扣人衷腸的曲調，一卷一卷雕塑在花瓣上，蕊心中，却痛在依人的肝臟裡。

不知道音樂家是否也擁有這份痴者的際遇嗎？還是天地間的清夢，心肺裡的迷惑，各人都擁有一份？

一個下午，水香由可可園回來，一進門，聽到母親開响了收音機，女聲唱着小調：

任他春花落，秋月殘，
任他流年暗換，

事事皆作等閒看，

但求體健心安。

水香必須振作起來，淚，滾滾瀉落。草必枯乾，
花必凋謝，只有耶和華的話永遠長存……。當她走出
屋外，心情却開朗起來，站在蕃石榴樹下，心中一嘆
，明注，就把以往的心懷意念，還給青山，還給綠水
，也還給你，留下給自己的正是：

我告訴你世界再也沒有別的，
只有海洋一樣多的明天，
只有天空一樣闊的明天。

1985年8月停筆

黃葉時作品

散文集

有情天地有情人

(1989年)





犀鳥叢書之廿六

大馬福聯會暨雪蘭莪福建會館資助叢書

作者：黃葉時

出版：砂朥越華文作家協會

印刷：砂隆印務有限公司

SADONG PRESS SDN. BHD.,

Lot 2259 Sg. Priok 93150 Kuching.

版次：一九九二年五月

定價：馬幣五元 M\$5.00